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四

祖　母

叶 君 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四

祖　　　　母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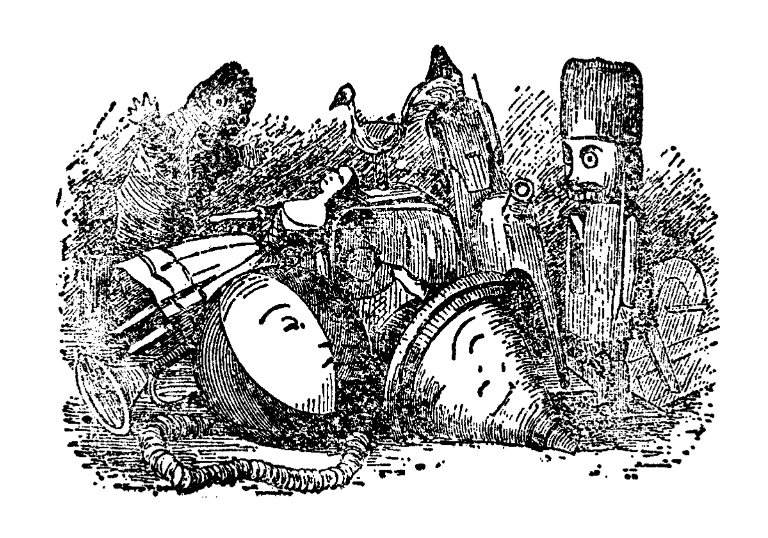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容提要

这个集子里一共收集了九篇童话。内容和风格方面，都具有多样性。《丑小鸭》是一篇带有作者自传色彩的童话故事。《白雪皇后》是一篇典型的、富于幻想的北欧儿童故事。《枞树》、《接骨木树妈妈》和《祖母》代表作者对于青春的歌颂和爱恋。每篇童话都充满了诗意，充满了作者那种特有的天真幽默感，以及对于人生的温暖的爱。

目　次



恋　　人

一个陀螺和一个球儿跟许多别的玩具一起呆在一个抽屉里。陀螺对球儿说：

“我们既然一起住在一个匣子里，我们来做一对恋人好不好？”

但球儿是用鞣皮缝的，所以她象一个时髦的小姐一样，骄傲得不可一世，对于此事根本不作回答。

第二天，这些玩具的主人（一个小孩子）来了。他把陀

螺涂上了一层红黄相间的颜色,同时在他身上钉了个铜钉。所以当这个陀螺嗡嗡地转起来的时候，样子非常漂亮!

“请瞧瞧我!”他对球儿说;“你现在有什么话讲呢?我们订婚好吗？我们两人配得非常好!你能跳,我能舞。谁也不会象我们两人这样幸福的!”

“嗨，你居然有这个想头!”球儿说;“可能你还不知道我的爸爸和妈妈曾经是一双鞣皮拖鞋、我的内部有一块软木吧?”

“知道,不过我是桃花心木作的,”陀螺说;“而且还是市长亲手把我车出来的。他自己有一个车床，他做这种工作时感到极大的愉快。”

“我能相信这话吗?”球儿问。

“如果我撒谎，那么愿上帝不叫人来抽我!”陀螺回答说。

“你倒是会奉承自己,”球儿说。“不过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我也可算是和一个燕子订了一半的婚吧：每次当我跳到空中去的时候,他就把头从窠里伸出来,同时说:‘你答应吗？你答应吗?’我已经在心里说了一声‘我答应’。这差不多等于是一半订婚了。不过我答应你，我将永远也不忘

记你。”

“好，那也很不坏！”陀螺说。

他们此后就再也不讲话了。

第二天小孩把球儿拿出去。陀螺看到她多么象一只鸟儿，高高地向空中飞，最后人们连她的影子都看不见了。但她每次都飞回来，不过当她一接触到地面时，马上就又跳到空中去了——这是因为她急迫地想要高攀，或是因为她身体里有一块软木的缘故吧。不过，到第九次的时候，这球儿忽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小孩子找了又找，但是她失踪了。

“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陀螺叹了一口气说。“她是在燕子的窠里，跟燕子结婚了！”

陀螺越想着这事，就越怀念着球儿。正因为他得不到这只球，他对她的爱情就越发加深。在这件事情中最令人奇怪的是，她居然选择了另外一个对象。陀螺跳着舞，哼着歌，可是心中一直怀恋着球儿——在他的想象中，球儿变得越来越美丽。好几年的光阴就这么过去了。这已经成了“旧恋”。

但这陀螺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过有一天，他全身涂

上了一层金；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漂亮过。他现在是一个金陀螺，他跳着,一直跳到他唱出嗡嗡的歌声来。是的,这情景值得欣赏一下！可是忽然间,他跳得太高,于是他失踪了!

大家找了又找,甚至到地下室里去找过,但是没有办法找到他。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原来跳到垃圾箱里去了——这儿什么东西都有：白菜梗啦,垃圾啦,从屋顶上落下的沙粒啦。

“我来到的这块地方真妙！我身上的金现在要离开我了。我简直是落到一批贱民中来了!”于是他向旁边一根被剥得精光的长白菜梗子斜望了一眼，又向一个颇象老苹果的、奇怪的圆东西瞧了一下——但这并不是苹果,而是那只老球儿！她在屋顶上的水笕里躺了许多年，完全被水浸涨了。

“谢天谢地，现在总算来了一位有身份的人,可以跟我聊聊天了!”球儿说，同时向这个金陀螺瞟了一眼。“我是真正的鞣皮制的,由姑娘亲手缝出来的,而且我身体里还有一块软木，但是谁在我身上都看不出来！我几乎要跟一个燕

子结婚,不过却落到屋顶上的水笕里去了,在那儿我整整呆了五个年头,弄得全身透湿!请你相信我,对于一个年轻姑娘说来，这段时间是太长了。”

不过陀螺什么也不说。他回想起他的“旧恋”。他越听越明白：这就是她。

这时一个小丫头来了。她要倒掉这箱垃圾。

“哎唷！金陀螺原来就在这儿啦!”她说。

于是金陀螺又被拿进屋子里来了，引起人的注意和尊敬。可是那个球儿呢，一点下文也没有。陀螺再也不说他的“旧恋”了,因为,当爱人在屋顶上的水笕里呆了五年、弄得全身透湿的时候，“爱情”也就无形地消逝了。是的，当人们在垃圾箱里遇到她的时候，谁也认不得她了。



丑　小　鸭

乡下真是非常美丽。这正是夏天！小麦是金黄的，燕麦是绿油油的。干草在绿色的牧场上堆成垛，鹳鸟用它又长又红的腿子在散着步，噜嗦地讲着埃及话。①这是它从妈妈那儿学到的一种语言。田野和牧场的周围有些大森林，森林里有些很深的池塘。的确，乡间是非常美丽的。太阳光正照着一幢老式的房子，它周围流着几条很深的小溪。从墙角那儿一直到水里，全盖满了牛蒡的大叶子。最大的叶子长得非常高，小孩子简直可以直着腰站在下面。象在最浓密的森林里一样，这儿也是很荒凉的。这儿有一只母鸭坐在窠里，她得把她的几个小鸭都孵出来。不过这时她已经累坏了。很少有客人来看她。别的鸭子都愿意在溪流里游来游去，而不愿意跑到牛蒡下面来和她聊天。

最后，那些鸭蛋一个接着一个地崩开了。“噼！噼！”蛋壳响起来。所有的蛋黄现在都变成了小动物。他们把小头都伸出来。

“嘎！嘎！”母鸭说。他们也就跟着嘎嘎地大声叫起来。他们在绿叶子下面向四周看。妈妈让他们尽量地东张西望，因为绿色对他们的眼睛是有好处的。

“这个世界真够大！”这些年轻的小家伙说。的确，比起他们在蛋壳里的时候，他们现在的天地真是大不相同了。

“你们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妈妈说。“这地方伸展到花园的另一边，一直伸展到牧师的田里去，才远呢！连我自己都没有去过！我想你们都在这儿吧？”她站起来。“没有，我还没有把你们都生出来呢！这只顶大的蛋还躺着没有动静。它还得躺多久呢？我真是有些烦了。”于是她又坐下来。

“唔，情形怎样？”一只来拜访她的老鸭子问。

“这个蛋费的时间真久！”坐着的母鸭说。“它老是不裂开。请你看看别的吧。他们真是一些最逗人爱的小鸭儿！都象他们的爸爸——这个坏东西从来没有来看过我一次！”

“让我瞧瞧这个老是不裂开的蛋吧，”这位年老的客人说，“请相信我，这是一只吐绶鸡的蛋。有一次我也同样受过骗：你知道，那些小家伙不知道给了我多少麻烦和苦恼，

---

① 因为据丹麦的民间传说，鹳鸟是从埃及飞来的。

因为他们都不敢下水。我简直没有办法叫他们在水里试一试。我说好说歹，一点用也没有！——让我来瞧瞧这只蛋吧。哎呀！这是一只吐绶鸡的蛋！让它躺着吧，你尽管叫别的孩子去游泳好了。”

“我还是在它上面多坐一会儿吧，”鸭妈妈说，“我已经坐了这么久，就是再坐它一个星期也没有关系。”

“那么就请便吧，”老鸭子说。于是她就告辞了。

最后这只大蛋裂开了。“噼！噼！”新生的这个小家伙叫着向外面爬。他是又大又丑。鸭妈妈把他瞧了一眼。“这个小鸭子大得怕人，”她说，“别的没有一个象他；但是他一点也不象小吐绶鸡！好吧，我们马上就来试试看吧。他得到水里去，我踢也要把他踢下水去。”

第二天的天气是又晴和，又美丽。太阳照在绿牛蒡上。鸭妈妈带着她所有的孩子走到溪边来。扑通！她跳进水里去了。“呱！呱！”她叫着，于是小鸭子就一个接着一个跳下去。水淹到他们头上，但是他们马上又冒出来了，游得非常漂亮。他们的小腿很灵活地划着。他们全都在水里，连那个丑陋的灰色小家伙也跟他们在一起游。

“唔，他不是一个吐绶鸡，”她说，“你看他的腿划得多灵

活，他浮得多么稳！他是我亲生的孩子！如果你把他仔细看一看，他还算长得蛮漂亮呢。嘎！嘎！跟我一块儿来吧，我把你们带到广大的世界上去，把那个养鸡场介绍给你们看看。不过，你们得紧贴着我，免得别人踩着你们。你们还得当心猫儿呢！”

这样，他们就到养鸡场里来了。场里起了一阵可怕的喧闹声，因为有两个家族正在争夺一个鳝鱼头，而结果猫儿却把它抢走了。

“你们瞧，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鸭妈妈说。她的嘴流了一点涎水，因为她也想吃那个鳝鱼头。“现在使用你们的腿吧！”她说。“你们拿出精神来。你们如果看到那儿的一个老母鸭，你们就得把头低下来，因为她是这儿最有声望的人物。她有西班牙的血统——因为她长得非常胖。你们看，她的腿上有一块红布条。这是一件非常出色的东西，也是一个鸭子可能得到的最大光荣：它的意义很大，说明人们不愿意失去她，动物和人统统都得认识她。打起精神来吧——不要把腿子缩进去。一个有很好教养的鸭子总是把腿摆开的，象爸爸和妈妈一样。好吧，低下头来，说：‘嘎’呀！”

他们这样做了。别的鸭子站在旁边看着，同时用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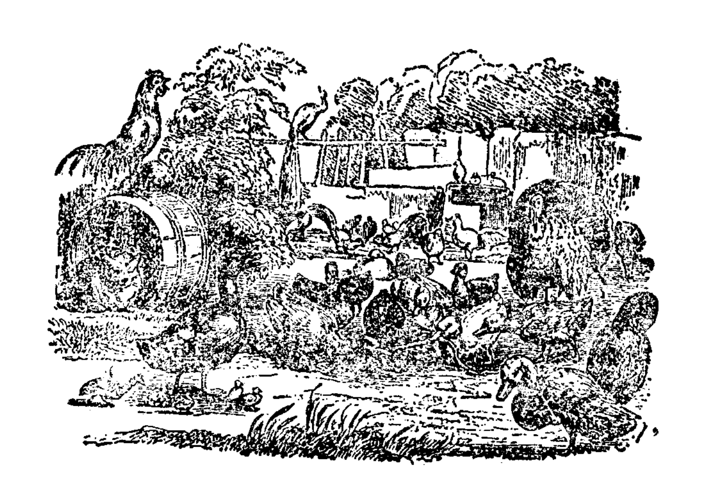
大的声音说:

“瞧！现在又来了一批找东西吃的客人，好象我们的人数还不够多似的！呸！瞧那只小鸭的一副丑相！我们真看不惯！”于是马上有一只鸭子飞过去，在他的脖颈上啄了一下。

“请你们不要管他吧，”妈妈说，“他并不伤害谁呀！”

“对，不过他长得太大、太特别了，”啄过他的那只鸭子说，“因此他必须挨打！”

“那个母鸭的孩子都很漂亮，”腿上有一条红布的那个母鸭说，“他们都很漂亮，只有一只是例外。这真是可惜。我



希望能把他再孵一次。”

“那可不能，太太，”鸭妈妈回答说。“他不好看，但是他的脾气非常好。他游起水来也不比别人差——我还可以说，游得比别人好呢。我想他会慢慢长得漂亮的，或者到适当的时候，他也可能缩小一点。他在蛋里躺得太久了，因此他的模样有点不太自然。”她说着，同时在他的脖颈上啄了一下，把他的羽毛理了一理。“此外，他还是一只公鸭呢，”她说，“所以关系也不太大。我想他的身体很结实，将来总会自己找到出路的。”

“别的小鸭倒很可爱，”老母鸭说。“你在这儿不要客气。如果你找到鳝鱼头，请把它送给我好了。”

他们现在在这儿，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不过从蛋壳里爬出的那只小鸭太丑了，到处挨打，被排挤，被讥笑，不仅在鸭群中是这样，连在鸡群中也是这样。

“他真是又粗又大！”大家都说。有一只雄吐绶鸡生下来脚上就有距，因此他自以为是一个皇帝。他把自己吹得象一条鼓满了风的帆船，来势汹汹地向他走来，瞪着一双大眼睛，脸上涨得通红。这只可怜的小鸭不知道站在什么地方，或者走到什么地方去好。他觉得非常悲哀，因为自己长

得那么丑陋，而且成了全体鸡鸭的一个嘲笑对象。

这是头一天的情形。后来一天比一天糟。大家都要赶走这只可怜的小鸭；连他自己的兄弟姊妹也对他生起气来。他们老是说："你这个丑妖怪，希望猫儿把你抓去才好！"于是妈妈也说起来："我希望你走远些！"鸭儿们啄他，小鸡打他，喂鸡鸭的那个女用人用脚来踢他。

于是他飞过篱笆逃走了；灌木林里的小鸟一见到他，就惊慌地向空中飞去。"这是因为我太丑了！"小鸭想。于是他闭起眼睛，继续往前跑。他一口气跑到一块住着野鸭的沼泽地里。他在这儿躺了一整夜，因为他太累了，太丧气了。

天亮的时候，野鸭都飞起来了。他们瞧了瞧这位新来的朋友。

"你是谁呀？"他们问。小鸭一下转向这边，一下转向那边，尽量对大家恭恭敬敬地行礼。

"你真是丑得厉害，"野鸭们说，"不过只要你不跟我们族里任何鸭子结婚，对我们倒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可怜的小东西！他根本没有想到什么结婚；他只希望人家准许他躺在芦苇里，喝点沼泽的水就够了。

他在那儿躺了两个整天。后来有两只雁——严格地讲，

应该说是两只公雁，因为他们是两个男的——飞来了。他们从娘的蛋壳里爬出来还没有多久，因此非常顽皮。

“听着，朋友，”他们说，“你丑得可爱，连我[1]都禁不住要喜欢你了。你做一个候鸟，跟我们一块儿飞走好吗？另外有一块沼泽地离这儿很近，那里有好几只活泼可爱的雁儿。她们都是小姐，都会说：‘嘎！’你是那么丑，可以在她们那儿碰碰你的运气！”

“噼！拍！”天空中发出一阵响声。这两只公雁落到芦苇里，死了，把水染得鲜红。“噼！拍！”又是一阵响声。整群的雁儿都从芦苇里飞起来，于是又是一阵枪声响起来了。原来有人在大规模地打猎。猎人都埋伏在这沼泽地的周围，有几个人甚至坐在伸到芦苇上空的树枝上。蓝色的烟雾象云块似地笼罩着这些黑树，慢慢地在水面上向远方飘去。这时，猎狗都扑通扑通地在泥泞里跑过来，灯芯草和芦苇向两边倒去。这对于可怜的小鸭说来真是可怕的事情！他把头掉过来，藏在翅膀里。不过，正在这时候，一只骇人的大猎狗紧紧地站在小鸭的身边。它的舌头从嘴里伸出很长，眼

---

① 这儿的“我”（jeg）是单数，跟前面的“他们说”不一致，但原文如此。

睛发出丑恶和可怕的光。它把鼻子顶到这小鸭的身上，露出了尖牙齿，可是——扑通！扑通！——它跑开了，没有把他抓走。

“啊，谢谢老天爷！”小鸭叹了一口气，“我丑得连猎狗也不要咬我了！”

他安静地躺下来。枪声还在芦苇里响着，枪弹一发接着一发地射出来。

天快要暗的时候，四周才静下来。可是这只可怜的小鸭还不敢站起来。他等了好几个钟头，才敢向四周望一眼，于是他急忙跑出这块沼泽地，拚命地跑，向田野上跑，向牧场上跑。这时吹起一阵狂风，他跑起来非常困难。

到天黑的时候，他来到一个简陋的农家小屋。它是那么残破，甚至不知道应该向哪一边倒才好——因此它也就没有倒。狂风在小鸭身边号叫得非常厉害，他只好面对着它坐下来。它越吹越凶。于是他看到那门上的铰链有一个已经松了，门也歪了，他可以从空隙钻进屋子里去，他便钻进去了。

屋子里有一个老太婆和她的猫儿，还有一只母鸡住在一起。她把这只猫儿叫“小儿子”。他能把背拱得很高，发

出咪咪的叫声来；他的身上还能迸出火花，不过要他这样做，你就得倒摸他的毛。母鸡的腿又短又小，因此她叫“短腿鸡儿”。她生下的蛋很好，所以老太婆把她爱得象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第二天早晨，人们马上注意到了这只来历不明的小鸭。那只猫儿开始咪咪地叫，那只母鸡也咯咯地喊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太婆说，同时朝四周看。不过她的眼睛有点花，所以她以为小鸭是一只肥鸭，走错了路，才跑到这儿来了。“这真是少有的运气！”她说，“现在我可以有鸭蛋了。我只希望他不是一只公鸭才好！我们得弄个清楚！”

这样，小鸭就在这里受了三个星期的考验，可是他什么蛋也没有生下来。那只猫儿是这家的绅士，那只母鸡是这家的太太，所以他们一开口就说：“我们和这世界！”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就是半个世界，而且还是最好的那一半呢。小鸭觉得自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的这种态度，母鸡却忍受不了。

“你能够生蛋吗？”她问。

“不能！”



“那么就请你不要发表意见。”

于是雄猫说:“你能拱起背，发出咪咪的叫声和迸出火花吗?”

“不能!”

“那么，当有理智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你就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

小鸭坐在一个墙角里，心情非常不好。这时他想起了新鲜空气和太阳光。他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渴望：他想到水里去游泳。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就不得不把心事对母鸡说出来。

“你在起什么念头?”母鸡问。“你没有事情可干，所以你才有这些怪想头。你只要生几个蛋,或者咪咪地叫几声,那么你这些怪想头也就会没有了。”

“不过，在水里游泳是多么痛快呀!”小鸭说。“让水淹在你的头上，往水底一钻，那是多么痛快呀!”

“是的,那一定很痛快!”母鸡说,“你简直在发疯。你去问问猫儿吧——在我所认识的一切朋友当中，他是最聪明的——你去问问他喜欢不喜欢在水里游泳，或者钻进水里去。我先不讲我自己。你去问问你的主人——那个老太婆

——吧，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她更聪明的人了！你以为她想去游泳，让水淹在她的头顶上吗？”

“你们不了解我，”小鸭说。

“我们不了解你？那么请问谁了解你呢？你决不会比猫儿和女主人更聪明吧——我先不提我自己。孩子，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吧！你现在得到这些照顾，你应该感谢上帝。你现在到一个温暖的屋子里来，有了一些朋友，而且还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的东西，不是吗？不过你是一个废物，跟你在一起真不痛快。你可以相信我，我对你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完全是为了帮助你呀。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谁是你的真正朋友！请你注意学习生蛋，或者咪咪地叫，或者迸出火花吧！”

“我想我还是走到广大的世界上去好，”小鸭说。

“好吧，你去吧！”母鸡说。

于是小鸭就走了。他一会儿在水上游，一会儿钻进水里去；不过，因为他的样子丑，所有的动物都瞧不起他。秋天到来了。树林里的叶子变成了黄色和棕色。风卷起它们，把它们带到空中飞舞，而空中是很冷的。云块沉重地载着冰雹和雪花，低低地悬着。乌鸦站在篱笆上，冻得只管叫：

“呱！呱！”是的，你只要想想这情景，就会觉得冷了。这只可怜的小鸭的确没有一个舒服的时候。

一天晚上，当太阳正在美丽地落下去的时候，有一群漂亮的大鸟从灌木林里飞出来，小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美丽的东西。他们白得发亮，颈项又长又柔软。这就是天鹅。他们发出一种奇异的叫声，展开美丽的长翅膀，从寒冷的地带飞向温暖的国度，飞向不结冰的湖上去。

他们飞得很高——那么高，丑小鸭不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他在水上象一个车轮似地不停地旋转着，同时把自己的颈项高高地向他们伸着，发出一种响亮的怪叫声，连他自己也害怕起来。啊！他再也忘记不了这些美丽的鸟儿，这些幸福的鸟儿。当他看不见他们的时候，就沉入水底；但是当他再冒到水面上来的时候，却感到非常空虚。他不知道这些鸟儿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要向什么地方飞去。不过他爱他们，好象他从来还没有爱过什么东西似的。他并不嫉妒他们。他怎能梦想有他们那样美丽呢？只要别的鸭儿准许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就已经很满意了——可怜的丑东西。

冬天变得很冷，非常的冷！小鸭不得不在水上游来游

去,免得水面完全冻结成冰。不过他游动的这个小范围,一晚比一晚缩小。水冻得厉害,人们可以听到冰块的碎裂声。小鸭只好用他的一双腿不停地游动,免得水完全被冰封闭。最后，他终于昏倒了,躺着动也不动,跟冰块结在一起。

大清早,有一个农民在这儿经过。他看到了这只小鸭,就走过去用木屐把冰块踏破,然后把他抱回来,送给他的女人。他这时才渐渐地回复了知觉。

小孩子们都想要跟他玩，不过小鸭以为他们想要伤害他。他一害怕就跳到牛奶盘里去了，把牛奶溅得满屋子都是。女人惊叫起来,拍着双手。这么一来,小鸭就飞到黄油盆里去了,然后就飞进面粉桶里去了,最后才爬出来。这时他的样子才好看呢！女人尖声地叫起来,拿着火钳要打他。小孩们挤做一团,想抓住这小鸭。他们又是笑,又是叫!——幸好大门是开着的。他钻进灌木林中新下的雪里面去。他躺在那里，几乎象昏倒了一样。

要是只讲他在这严冬所受的困苦和灾难，那么这个故事也就太悲惨了。当太阳又开始温暖地照着的时候，他正躺在沼泽地的芦苇里。百灵鸟唱起歌来了——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

忽然间他举起翅膀:翅膀拍起来比以前有力得多,马上就把他托起来飞走了。他不知不觉地已经飞进了一座大花园。这儿苹果树正开着花;紫丁香在散发着香气,它又长又绿的枝条垂到弯弯曲曲的溪流上。啊,这儿美丽极了,充满了春天的气息!三只美丽的白天鹅从树荫里一直游到他面前来。他们轻飘飘地浮在水上,羽毛发出飕飕的响声。小鸭认出这些美丽的动物,于是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我要飞向他们,飞向这些高贵的鸟儿!可是他们会把我弄死的,因为我是这样丑,居然敢接近他们。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被他们杀死,要比被鸭子咬、被鸡群啄、被看管养鸡场的那个女用人踢和在冬天受苦好得多!”于是他飞到水里,向这些美丽的天鹅游去:这些动物看到他,马上就竖起羽毛向他游来。“请你们弄死我吧!”这只可怜的动物说。他把头低低地垂到水上,只等待着死。但是他在这清澈的水上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但那不再是一只粗笨的、深灰色的、又丑又令人讨厌的鸭子,而却是——一只天鹅!

只要你曾经在一只天鹅蛋里待过,就算你是生在养鸭

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于他过去所受的不幸和苦恼,他现在感到非常高兴。他现在清楚地认识到幸福和美正在向他招手。——许多大天鹅在他周围游泳，用嘴来亲他。

花园里来了几个小孩子。他们向水上抛来许多面包片和麦粒。最小的那个孩子喊道:

“你们看那只新天鹅！”别的孩子也兴高采烈地叫起来:“是的,又来了一只新的天鹅!”于是他们拍着手,跳起舞来，向他们的爸爸和妈妈跑去。他们抛了更多的面包和糕饼到水里,同时大家都说:“这新来的一只最美！那么年轻,那么好看！”那些老天鹅不禁在他面前低下头来。



他感到非常难为情。他把头藏到翅膀里面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感到太幸福了，但他一点也不骄傲，因为一颗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他想起他曾经怎样被人迫害和讥笑过，而他现在却听到大家说他是美丽的鸟中最美丽的一只鸟儿。紫丁香在他面前把枝条垂到水里去。太阳照得很温暖，很愉快。他扇动翅膀，伸直细长的颈项，从内心里发出一个快乐的声音：

“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幸福！”



枞　　树

外边的大树林里长着一株非常可爱的小枞树。它生长的地点很好,能得到太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周围还有许多大朋友——松树和别的枞树。不过这株小枞树急着要长大,它一点也不理睬温暖的太阳和新鲜的空气。当农家的小孩子出来找草莓和覆盆子、走来走去、闲散地聊天的时候,它也不理会他们。有时他们带着满钵子的、或用草穿起来的长串的莓子到来。他们坐在小枞树旁边,说:“嗨,这个小东西是多么可爱啊!”而这株树一点也不愿意听这话。

一年以后它长了一节;再过一年它又长了一节。因此你只要看枞树有多少节，就知道它长了多少年。

“啊，我希望我象别的树一样,是一株大树!”小枞树叹了一口气说，“那么我就可以把我的枝桠向四周伸展开来，我的头顶就可以看看这个广大的世界！那么鸟儿就可以在我的枝上做窠；当风吹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象别的树一样，象煞有介事地点点头了。”



它对于太阳、鸟雀，对于在早晨和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一点也不感到兴趣。

现在是冬天了，四周的积雪发出白亮的光。有时一只兔子跑过来，在小枞树身上跳过去。……啊！这才叫它生气呢！不过两个冬天又过去了。当第三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小枞树已经长得很大了，兔子只好绕着它走过去。

啊！生长，生长，长成为大树，然后变老，只有这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小枞树这样想。

在冬天，伐木人照例到来了，砍下几株最大的树。这类事情每年总有一次。这株年轻的枞树现在已经长得相当大了；它有点颤抖起来，因为那些堂皇的大树轰然一声倒到地

上来了。它们的枝子被砍掉,全身溜光,又长又瘦——人们简直没有办法认出它们来,但是它们被装上车子,被马儿拉出树林。

它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它们会变成什么呢？

在春天,当燕子和鹳鸟飞来的时候,枞树就问它们:“你们知道人们把它们拖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你们碰到过它们没有?”

燕子什么也不知道。不过鹳鸟很象在想一件事情，连连点着头，同时说:

“是的，我想是的！当我从埃及飞出来的时候,我碰到过许多新船。这些船上有许多美丽的桅杆；我想它们就是那些树。它们发出枞树的气味。我看见过许多次；它们昂着头！它们昂着头!”

“啊,我多么希望我也能长大得足够在大海上航行！海究竟是怎样的呢？它是什么样儿的呢?”

“嗨，要解释起来，那可是不简单!”鹳鸟说着便走开了。

“享受你的青春吧,”太阳光说;“享受你蓬勃的生长,享受你身体里新鲜的生命力吧!”

风儿吻着这株树，露珠在它身上滴着眼泪。但是这株树一点也不懂得这些事情。

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有许多很年轻的树被砍掉了。有的既不象枞树那样老，也不象它那样大，更不象它那样性急,老想跑开。这些年轻的树儿正是一些最美丽的树儿,所以它们都保持住它们的枝叶。它们被装上车子；马儿把它们拉出了树林。

“它们到什么地方去呢？”枞树问。“它们并不比我更大。是的，有一株比我还小得多呢。为什么它们要保留住枝叶呢？它们被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麻雀唧唧喳喳地说。“我们在城里朝窗玻璃里面瞧过！我们知道它们到什么地方去！哦！它们要到最富丽堂皇的地方去！我们朝窗子里瞧过。我们看到它们被放在一个温暖房间的中央，身上装饰着许多最美丽的东西——涂了金的苹果啦，蜂蜜做的糕饼啦，玩具啦，以及成千成百的蜡烛啦！”

“后来呢？”枞树问;它所有的枝子都颤动起来了。“后来呢？后来怎样一个结果呢？”

“唔,以后的事我们没有看见。不过那是美极了！”

“也许有一天我也不得不走上这条光荣的大道吧！”枞树高兴地说。“这比在海上航行要好得多！我真等待得不耐烦了！我唯愿现在就是圣诞节！现在我已经大了，成人了，象去年被运走的那些树一样！啊，我希望我高高地坐在车子上！我希望我就在那个温暖的房间里，全身打扮得漂漂亮亮！那么，以后呢？是的，以后更好、更美的事情就会到来，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打扮得这样漂亮呢？一定会有更伟大、更美丽的事情到来的。不过什么事情呢？啊，我真痛苦！我真渴望！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空气和太阳光说。“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

不过枞树什么也不能享受。它一直在生长，生长。在冬天和夏天，它老是立在那儿，发绿——荫深的绿。看到过它的人说：“这是一株美丽的树！”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它是最先被砍掉了的一株。斧头深深地砍进树心里去，于是它叹了一口气就倒到地上来了：它感到一种痛楚，一阵昏厥，它完全想不起什么快乐。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根生土长的这块地方，究竟是很悲惨的。它知道自己将永远也见不到那些亲爱的老朋友，周围那些小灌木林和花丛了——也许

连鸟儿也不会再见到呢，别离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当这树跟许多别的树在院子里一齐被卸下来的时候，它才清醒过来。它听到一个人说：

“这是一株很好看的树儿；我们只要这一株！”

两位穿得很整齐的仆人走来了，把这枞树抬到一间漂亮的大客厅里去。四边墙上挂着许多画像，在一个大瓷砖砌的火炉旁边立着高大的中国花瓶——盖子上雕塑着狮子，这儿还有摇椅、绸沙发、堆满了画册的大桌子和价值几千几万元的玩具——至少小孩子们是这样讲的。枞树被放进装满了沙子的大盆里。不过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盆，因为它外面围着一层布，并且立在一张宽大的杂色地毯上。啊,枞树抖得多厉害啊!现在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仆人和小姐们都来打扮它。他们把花纸剪的小网袋挂在它的枝子上,每个小网袋里都装满了糖果;涂成金色的苹果和胡桃核也挂在上面,好象它们原来就是生长在上面似的。此外,枝子上还安有一百多根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小蜡烛。跟活人一模一样的玩偶在树叶间荡来荡去，枞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树顶上还安有一颗银纸做的星星。这真是漂亮，分外地漂亮。

“今晚，”大家说，“今晚它将要放出光明。”

“啊，”枞树想，“我希望现在就已经是夜晚了！啊，我希望蜡烛马上点起来！还有什么会到来呢？也许树林里的树儿会出来看我吧？麻雀会在窗玻璃面前飞过吧？也许我会在



这儿生下根来，在夏天和冬天都有这样的打扮吧？”

是的，它所知道的就只这些。它的不安使它得到一种经常皮痛的毛病，而这种皮痛病，对于树说来，其糟糕的程度比得上我们的头痛。

最后，蜡烛亮起来了。多么光辉，多么华丽啊！枞树的每根枝子都在发抖，弄得一根蜡烛烧着了一根小绿枝。这才真叫它痛啦。

“愿上帝保佑我们！”年轻的姑娘们都叫起来。她们急忙把火灭掉了。

枞树现在可不敢再发抖了。啊，这真是可怕呀！它非常害怕失掉任何一件装饰品，它们射出的光辉把它弄得头昏目眩。现在那两扇门推开了，许多小孩子涌进来，好象他们要把整个的树都弄倒似的。年纪大的人镇定地跟着他们走进来。这些小家伙站着，保持肃静。不过这只有一分钟的光景。接着他们就欢呼起来，弄出一片乱糟糟的声音。他们围着这株树跳舞，同时把挂在它上面的礼物一件接一件地取走了。

“他们打算怎么办呢？”枞树想。“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蜡烛烧到枝子上来了。当它们快要烧完的时候，它们便被扑灭了，这时孩子们便得到准许来掳掠这株树。啊！他们向它冲过来，所有的枝椏都发出折裂声。要不是树顶和顶上的一颗金星被系到天花板上，恐怕它早就倒下来了。

孩子们拿起美丽的玩具在周围跳舞。谁也不想再看这株树了，只有那位老保姆在树枝间东张西望了一下，而她只不过想知道是不是还有枣子或苹果没有被拿走。

“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孩子们都嚷着，同时把一位小胖子拖到树这边来。他坐在树底下——“因为这样我们就算是在绿树林里面了，”他说。“树儿听听我的故事也是很好的。不过我只能讲一个故事。你们喜欢听关于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呢，还是听关于那位滚下了楼梯、但是却坐上了王位、得到了公主的泥巴球①呢？”

“讲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有几个孩子喊着。“讲泥巴球的故事！”另外几个孩子喊着。这时闹声和叫声混做一团。只有枞树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它在想：“我不能参加进来吗？我不能做一点事儿吗？”不过它已经参加了进来，它应

① 原文是 Klumpe-dumpe，照字面直译就是“滚着的泥块”。

该做的事已经做了。

胖子讲着泥巴球的故事——“他滚下楼梯,又坐上了王位，并且得到了公主。”孩子们都拍着手,叫道:“讲下去吧!讲下去吧!”因为他们想听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但是他们却只听到了泥巴球的故事。枞树立着一声不响，只是沉思着。树林里的鸟儿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故事。泥巴球滚下了楼梯，结果仍然得到了公主!“是的，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枞树想,并且以为这完全是真的,因为讲这故事的人是那么一位可爱的人物。“是的,是的,谁能知道呢？可能我有一天也会滚下楼梯，结果却得到一位公主!”于是它很愉快地盼望在第二天晚上又被打扮一番，戴上蜡烛、玩具、金纸和水果。

“明天我决不再颤动了！”它想。“我将要尽情为我华丽的外表而得意。明天我将要再听泥巴球的故事，可能还听到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呢。”

于是枞树一声不响，想了一整夜。

早晨，仆人和保姆都进来了。

“现在我又要漂亮起来了！”枞树想。不过他们把它拖出屋子，沿着楼梯一直拖到顶楼上去。他们把它放在一个

黑暗的角落里，这儿没有一点阳光可以射进来。

“这是什么意思？”枞树想。“我在这儿干吗呢？我在这儿能听到什么东西呢？”

它靠墙站着，思索起来。它现在有的是时间思索；白天和晚间在不停地过去，谁也不来看它。最后有一个人到来，但是他的目的只不过是要搬几个空箱子放在墙角里罢了。枞树完全被挡住了，人们也似乎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现在外边是冬天了！”枞树想。“土地是硬的，盖上了雪花，人们也不能把我栽下了；因此我才在这儿被藏起来，等待春天的到来！人们想得多么周到啊！人类真是善良！我只希望这儿不是太黑暗、太孤寂得可怕！——连一只小兔子也没有！树林里现在一定是很愉快的地方，雪落得很厚，兔子在跳来跳去；是的，就是它在我头上跳过去也很好——虽然我那时不大喜欢这种举动。这儿现在真是寂寞得可怕呀！”

“吱！吱！”这时一只小耗子说，同时跳出来。不一会儿另外一只小耗子又跳出来了。它们在枞树身上嗅了一下，于是便钻进枝椏里面去。

“真是冷得怕人！”两只小耗子说。“否则呆在这儿倒是

蛮舒服的。老枞树，你说对不对？”

“我一点也不老，”枞树说。“比我年纪大的树多着呢！”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耗子问。“你知道什么东西？”它们现在非常好奇起来。“请告诉我们一点关于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的事情吧！你到那儿去过么？你到储藏室去过吗？那儿的架子上放着许多乳饼，天花板下面挂着许多火腿；那儿，我们在蜡烛上跳舞；那儿，我们走进去的时候瘦，出来的时候胖。”

“这个我可不知道，”枞树说。“不过我对于树林很熟悉——那儿太阳照着，鸟儿唱着歌。”

于是它讲了一些关于它的少年时代的故事。小耗子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类事情。它们静听着，说：

“嗨，你看到过的东西真多！你曾经是多么幸福啊！”

“我吗？”枞树说，同时把自己讲过的话想了一下，“是的，那的确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期！”于是它叙述圣诞节前夕的故事——那时它身上饰满了糖果和蜡烛。

“啊，”小耗子说，“你曾经是多么幸福啊，你这株老枞树！”

“我并不老呀！”枞树说。“我不过是今年冬天才离开树

林的。我是一个青壮年呀，虽然此刻我已经不再在生长!”

“你的故事讲得多美啊！”小耗子说。

第二天夜里,它们带来另外四个小耗子听枞树讲故事。它越讲得多,就越清楚地回忆起过去的一切。于是它想:“那的确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期！但是它会再回来！它会再回来!泥巴球滚下了楼梯,结果得到了公主。可能我也会得到一位公主哩!”这时枞树想起了长在树林里的一株可爱的小赤杨：对于枞树说来,这株赤杨真算得是一位美丽的公主。

“谁是那位泥巴球？”小耗子问。

枞树把整个故事讲了一遍，每一个字它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小耗子乐得想在这株树的顶上翻翻跟头。第二天晚上有更多的小耗子来了,在礼拜天那天,甚至还有两个大老鼠出现了。不过它们认为这个故事并不好听；小耗子们也觉得很惋惜，因为它们对这故事的兴趣也淡下来了。

“你只会讲这个故事么?”大老鼠问。

“只会这一个!”枞树回答说。“这故事是我在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个晚上听到的。那时我并不觉得我是多么幸福!”

“这是一个很蹩脚的故事!你不会讲一个关于腊肉和蜡烛的故事么？不会讲一个关于储藏室的故事么?”

"不会!"枞树说。

"那么谢谢你!"大老鼠回答说，于是它们就走开了。

最后小耗子们也走开了。枞树叹了一口气，说:

"当这些快乐的小耗子坐在我身旁、听我讲故事的时候，一切倒是蛮好的。现在什么都完了！不过当人们再把我搬出去的时候，我将要记住什么叫做快乐!"

不过结果是怎样呢？嗨，有一天早晨人们来收拾这个顶楼:箱子都被挪开了,枞树被拖出来了——人们粗暴地把它扔到地板上，不过一个佣人马上把它拖到楼梯边去。阳光在这儿照着。

"生活现在又可以开始了!"枞树想。

它感觉到新鲜空气和早晨的太阳光。它现在是躺在院子里。一切是过得这样快，枞树也忘记把自己看一下——周围值得看的东西真是太多了。院子是在一个花园的附近;这儿所有的花都开了。玫瑰悬在小小的栅栏上,又嫩又香。菩提树也正在开着花。燕子们在飞来飞去，说:"吱尔——微尔——微特！我们的爱人回来了!"不过它们所指的并不是这株枞树。

"现在我要生活了!"枞树兴高采烈地说,同时把它的枝

子展开。但是,唉! 这些枝子都枯了,黄了。它现在是躺在一个生满了荆棘和荒草的墙角边。银纸做的星星还挂在它的顶上，而且还在明朗的太阳光中发亮呢。

院子里有几个快乐的小孩子在玩耍。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曾绕着这树跳过舞,和它在一块高兴过。最年轻的一个小孩子跑过来，摘下一颗金星。

“你们看,这株奇丑的老枞树身上挂着什么东西!”这孩子说。他用靴子踩着枝子，直到枝子发出断裂声。

枞树把花园里盛开的花和华丽的景色望了一眼，又把自己看了一下。它希望自己现在仍然待在顶楼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它想起了自己在树林里新鲜的青春时代，想起了那快乐的圣诞节前夕，想起了那些高兴地听着它讲关于泥巴球的故事的小耗子们。

“完了！完了!”可怜的枞树说。“当我能够快乐的时候,我应该快乐一下才对！完了！完了!”

佣人走来了,把这株树砍成碎片。它成了一大捆柴,它在一个大酒锅底下熊熊地燃着。它深深地叹着气；每一个叹息声就象一个小小的枪声。在那儿玩耍着的小孩子们跑过来，坐在火边，朝它里面望，同时叫着:“烧呀！烧呀!”

每一个爆裂声是一个深深的叹息。在它发出每一声叹息的时候,它就回想起了在树林里的夏天,和星星照耀着的冬夜;它回忆起了圣诞节的前夕和它所听到过的和会讲的唯一的故事——泥巴球的故事。这时候枞树已经全被烧成灰了。

孩子们都在院子里玩耍。最小的那个孩子把这树曾经在它最幸福的一个晚上所戴过的那颗金星挂在自己的胸前。现在一切都完了,枞树的生命也完了,这故事也完了;完了!完了!——一切故事都是这样。





白　雪　皇　后

第一个故事

关于一面镜子和它的碎片

请注意！现在我们要开始讲了。当我们听到这故事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比现在还要多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很坏的小鬼。他是一个最坏的家伙，因为他是魔鬼。有一天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制造出了一面镜子。这镜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切好的和美的东西，在里面一照，就缩做一

团,变成乌有;但是,一些没有价值和丑陋的东西都会显得突出,而且看起来比原形还要糟。最美丽的风景在这镜子里就会象煮烂了的菠菜;最好的人不是现出使人憎恶的样子,就是头朝下,脚朝上,没有身躯;面孔变形,认不出来。如果你有一个雀斑,你不用怀疑,它可以扩大到盖满你的鼻子和嘴。

魔鬼说:这真够有趣。当一个虔诚和善良的思想在一个人的心里出现的时候,它就在这镜子里表现为一个露齿的怪笑。于是魔鬼对于他这巧妙的发明就发出得意的笑声来。那些进过魔鬼学校的人——因为他开办一个学校——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说是现在有一个什么奇迹发生了。他们说,人们第一次可以看到世界和人类的本来面目。他们拿着这面镜子到处乱跑,弄得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没有在里面被歪曲过。现在他们居然想飞到天上去,去讥笑一下安琪儿或“我们的上帝”。这镜子和他们越飞得高,它就越露出些怪笑。他们几乎拿不住它。他们越飞越高,飞近上帝和安琪儿;于是镜子和它的怪笑开始可怕地抖起来,弄得它从他们的手中落到地上,跌成几亿、几千亿以及无数的碎片。这样,镜子就做出比以前还要更不幸的事情来,因

为有许多碎片比沙粒还要小。它们在世界上乱飞，只要一飞到人们的眼睛里去，便贴在那儿不动。这些人看起什么东西来都不对头,或者只看到事物的坏的一面,因为每块小小的碎片仍然具有整个镜子的魔力。有的人甚至心里都藏有这样一块碎片，结果不幸得很，这颗心就变成了冰块。

有些碎片很大,足够做窗子上的玻璃,不过要透过这样的玻璃去看自己的朋友却不恰当。有些碎片被做成了眼镜。如果人们想戴上这样的眼镜去正确地看东西或公正地判断事物,那也是不对头的。这会引起魔鬼大笑,把肚子都笑痛了，因为他对这样的事情感到很痛快。不过外边还有几块碎片在空中乱飞。现在我们听听吧!

第二个故事

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在一个大城市里，房子和居民是那么多，空间是那么少,人们连一个小花园都没有。结果大多数的人只好满足于花盆里种的几朵花了。这儿住着两个穷苦的孩子，他们有一个比花盆略为大一点的花园。他们并不是兄妹，不过彼此非常亲爱，就好象兄妹一样。他们各人的父母住在面对

面的两个阁楼里。两家的屋顶差不多要碰到一起；两个屋檐下面有一个水笕；每间屋子都开着一个小窗。人们只须越过水笕就可以从这个窗子钻到那个窗子里去。

两家的父母各有一个大匣子，里面长着一棵小玫瑰和他们所需用的菜蔬。两个匣子里的玫瑰都长得非常好看。现在这两对父母把匣子横放在水笕上，匣子的两端几乎抵着两边的窗子，好象两道开满了花的堤岸。豌豆藤悬在匣子上，玫瑰伸出长长的枝子。它们在窗子上盘着，又互相缠绕着，几乎象一个绿叶和花朵织成的凯旋门。因为匣子放得很高，孩子们都知道他们不能随便爬到上面去，不过有时他们得到许可爬上去，两人走到一起，在玫瑰花下坐在小凳



子上。他们可以在这儿玩个痛快。

这种消遣到冬天就完了。窗子上常常结满了冰。可是这时他们就在炉子上热一个铜板,把它贴在窗玻璃上,熔出一个小小的、圆圆的窥孔来!每个窗子的窥孔后面有一个美丽的、温和的眼珠在偷望。这就是那个小男孩和那个小女孩。男孩的名字叫加伊;女孩叫格尔达。

在夏天,他们只须一跳就可以来到一起;不过在冬天,得先走下一大段梯子,然后又爬上一大段梯子。外面在飞着雪花。

“那是白色的蜜蜂在集合,”年老的祖母说。

“它们也有一个蜂后吗?”那个小男孩子问。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蜜蜂群中都有一个蜂后。

“是的,它们有一个!”祖母说。“凡是蜜蜂最密集的地方,她就会飞来的。她是最大的一个蜜蜂。她从来不在这世界上安安静静地活着;她一会儿就飞到浓密的蜂群中去了。她常常在冬夜里飞过城市的街道,朝窗子里面望。窗子上结着奇奇怪怪的冰块,好象开着花朵似的。”

“是的,这个我已经看到过!”两个孩子齐声说。他们知道这是真的。

“雪后能走进这儿来吗？”小女孩子问。

“只要你让她进来，”男孩子说，“我就要请她坐在温暖的炉子上，那么她就会融化成水了。”

不过老祖母把他的头发理了一下，又讲些别的故事。

晚间，当小小的加伊在家里、衣服脱了一半的时候，他就爬到窗旁的椅子上去，从那个小窥孔朝外望。有好几片雪花在外面徐徐地落下来，它们中间最大的一片落在花匣子的边上。这朵雪花越长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女人。她披着最细的、象无数星星一样的雪花织成的白纱。她非常地美丽和娇嫩，不过她是冰块——发着亮光的、闪耀着的冰块——所形成的。然而她是有生命的：她的眼睛发着光，象两颗明亮的星星；不过她的眼睛里没有和平，也没有安静。她对着窗子点头和招手。这个小男孩害怕起来。他跳下椅子，觉得窗子外面好象有一只巨鸟在飞过去似的。

第二天下了一阵寒霜……接着就是解冻……春天到来了。太阳照耀着，绿芽冒出来，燕子筑起巢，窗子开了，小孩子们又高高地坐在楼顶水笕上的小花园里。

玫瑰花在这个夏天开得真是分外美丽！小女孩念熟了一首圣诗，那里面提到玫瑰花。谈起玫瑰花，她就不禁想起

了自己的花儿。于是她就对小男孩子唱出这首圣诗，同时他也唱起来：

山谷里玫瑰花长得丰茂，

那儿我们遇见圣婴耶稣。

这两个小家伙手挽着手,吻着玫瑰花,望着上帝的光耀的太阳,对它讲话,好象圣婴耶稣就在那儿似的。这是多么晴朗的夏天啊！在外面,在那些玫瑰花丛之间,一切是多么美丽啊——这些玫瑰花好象永远开不尽似的!

加伊和格尔达坐着看绘有鸟儿和动物的画册。这时那个大教堂塔上的钟恰恰敲了五下。于是加伊说：

“啊！有件东西刺着我的心！有件东西落进我的眼里去了!”

小女孩子搂着他的脖子。他睞着眼睛。不，他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我想没有什么了!”他说。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落下来的正是从那个镜子上裂下来的一块玻璃碎片。我们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面魔镜,一块丑恶的玻璃。它把所有伟大

和善良的东西都照得藐小和可憎，但是却把所有鄙俗和罪恶的东西映得突出，同时把每一件东西的缺点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可怜的小加伊的心里也粘上了这么一块碎片，而他的心也就立刻变得象冰块。他并不感到不愉快，但是碎片却藏在他的心里。



“你为什么要哭呢？”他问。“这把你的样子弄得真难看！我一点也不象这个样子。呸！”他忽然叫了一声：“那朵玫瑰花被虫吃掉了！你看，这一朵也长歪了！它们的确是一些丑玫瑰！它们真象栽着它们的那个匣子！”

于是他把这匣子狠狠地踢了一脚，把那两棵玫瑰花全拔掉了。

“加伊，你在干吗？”小女孩叫起来。

他一看到她惊惶的样子，马上又拔掉了另一棵玫瑰。于是他跳进他的窗子里去，让温柔的小格尔达待在外边。

当她后来拿着画册跟着走进来的时候，他说这书本只配给吃奶的小孩子看。当祖母在讲故事的时候，他总是插进去一个“但是……”当他一有机会的时候，就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戴着一副老花镜，学着她的模样讲话：他学得很巧妙，弄得大家都对他笑起来。不久他就学会了模仿街上行人的谈话和走路。凡是人们身上的古怪和丑恶的东西，加伊都会模仿。大家都说：“这个孩子，他的头脑一定很特别！”然而这全是因为他眼睛里藏着一块玻璃碎片，心里也藏着一块玻璃碎片的缘故。他甚至于还讥笑起小小的格尔达来——这位全心全意爱他的格尔达。

他的游戏显然跟以前有些不同了，他玩得比以前聪明得多。在一个冬天的日子里，当雪花正在飞舞的时候，他拿着一面放大镜走出来，提起他蓝色上衣的下摆，让雪花落到它上面。

“格尔达，你来看看这面镜子吧！”他说。

每一片雪花被放大了，象一朵美丽的花儿，或一颗有十个尖角的星星。这真是非常美妙。

“你看，这是多么巧妙啊！”加伊说。“这比真正的花儿要有趣得多：它里面一点毛病也没有——只要它们不融解，是非常整齐的。”

不一会儿，加伊戴着厚手套，背着一个雪橇走过来。他对着格尔达的耳朵叫着说：“我现在得到了许可到广场那儿去——许多别的孩子都在那儿玩耍。”于是他就走了。

在广场上，那些最大胆的孩子常常把他们的雪橇系在乡下人的马车后边，然后坐在雪橇上跑好长一段路。他们跑得非常高兴。当他们正在玩耍的时候，有一架大雪橇滑过来了。它漆得雪白，上面坐着一个人，身穿厚毛的白皮袍，头戴厚毛的白帽子。这雪橇绕着广场滑了两圈。于是加伊连忙把自己的雪橇系在它上面，跟着它一起滑。它越滑

越快，一直滑到邻近的一条街上去。滑着雪橇的那人掉过头来,和善地对加伊点了点头。他们好象是彼此认识似的。每一次当加伊想解开自己的小雪橇的时候，这个人就又跟他点点头；于是加伊就又坐下来了。这么着，他们一直滑出城门。这时雪花在密密地下着,这孩子伸手不见五指,然而他还是在向前滑。他现在急速地松开绳子，想从那个大雪橇摆脱开来。但是一点用也没有,他的小雪橇系得很牢。它们象风一样向前滑。这时他大声地叫起来,但是谁也不理他。雪花在飞着,雪橇也在飞着。它们不时向上一跳,好象在飞过篱笆和沟渠似的。他非常害怕起来。他想念念祷告,不过他只记得起那张乘法表。

雪越下越大了。最后雪花看起来象巨大的白鸡。那架大雪橇忽然向旁边一跳,停住了；那个滑雪橇的人站起来。这人的皮衣和帽子完全是雪花做成的。这原来是一个女子,长得又高又苗条，全身闪着白光。她就是白雪皇后。

“我们滑行得很好,”她说。“不过你在冻得发抖吧？钻进我的皮衣里面来吧。”

她把他抱进她的雪橇,让他坐在她的身边,她还用自己的皮衣把他裹好。他好象是坠到雪堆里去了似的。

“你还感到冷吗？”她问，把他的前额吻了一下。

啊！这一吻比冰块还要冷！它一直透进他那一半已经成了冰块的心里——他觉得自己好象快要死了。不过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便马上觉得舒服起来。他也不再觉得周围的寒冷了。

“我的雪橇！不要忘记我的雪橇！”

这是他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它已经被牢牢地系在一只白鸡上了，而这只白鸡正背着雪橇在他们后面飞。白雪皇后又把加伊吻了一下。从此他就完全忘记了小小的格尔达、祖母和家里所有的人。

“你现在再也不需要什么吻了，”她说，“因为如果你再要的话，我会把你吻死的。”

加伊望着她。她是那么美丽，他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漂亮和聪明的面孔。跟以前她坐在窗子外边对他招手时的那副样儿不同，她现在一点也不象是雪做的。在他的眼睛里，她是完美无缺的；他现在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他告诉她，说他会算心算，连分数都算得出来；他知道国家的整个面积和居民。她只是微笑着。这时他似乎觉得，自己所知道的东西还不太多。他抬头向广阔的天空望；她带着他一起飞到乌

云上面去。暴风在吹着，呼啸着,好象在唱着古老的歌儿。他们飞过树林和湖泊,飞过大海和陆地；在他们的下边,寒风在怒号,豺狼在呼啸,雪花在发出闪光。上空飞着一群尖叫的乌鸦。但更上面亮着一轮明朗的月亮，加伊在这整个漫长的冬夜里一直望着它。天亮的时候他在雪后的脚下睡着了。

第三个故事

一个会变魔术的女人的花园

当加伊没有回来的时候，小小的格尔达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带来什么消息。有些男孩子告诉她说，他们看到他把雪橇系到另一个漂亮的大雪橇上,开上街道,滑出了城门。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许多人流过眼泪，小小的格尔达哭得特别久，特别伤心。后来大家认为他死了——落到流过城边的那条河里淹死了。啊，那是多么黑暗和漫长的冬天日子啊!

现在春天带着温暖的太阳光来了。

“加伊死了，不见了!”小小的格尔达说。

“我不相信！”太阳光说。

“他死了，不见了！”她对燕子说。

“我不相信！”它们回答说。最后，小格尔达自己也不相信了。

“我将穿起我的那双新红鞋，”她有一天早晨说，“那双加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鞋。然后我就到河边去寻找他！”

这时天还很早。她把还在睡觉的老祖母吻了一下，于是便穿上她的那双红鞋，单独走出城外，到河边去。

“你真的把我亲爱的玩伴带走了吗？如果你把他还给我，我就把这双红鞋送给你！”

她似乎觉得波浪在对她奇怪地点着头。于是她脱下她最心爱的东西——红鞋。她把这双鞋抛到河里去。可是它



们落得离岸很近，浪花又把它们打回岸上，送还给她。这条河似乎不愿意接受她这件最心爱的东西，因为它没有把她的亲爱的加伊夺走。不过她以为她把这双鞋抛得不够远。因此就钻进停在芦苇中的一只船里去。她走到船的另一端，把这双鞋扔出去。但是这船没有系牢，她一动就把船弄得从岸边漂走了。她一发现这情形，就想赶快离开船，但是在她还没有到达另一端以前，船已经离开岸有一亚伦①远了。它漂得比以前更快。

小小的格尔达非常害怕，开始大哭起来。可是除了麻雀以外，谁也听不见她；而麻雀并不能把她送回到陆地上来。不过它们沿着河岸飞，唱着歌，好象是要安慰她似的："我们在这儿呀！我们在这儿呀！"这船顺流而下。小小的格尔达脚上只穿着袜子，坐着不动。她的一双小红鞋在她后面浮着。但是它们漂不到船边来，因为船走得很快。

两岸是非常美丽的。岸上有美丽的花儿和古树，有放着牛羊的山坡，可是却没有一个人。

"可能这条河会把我送到小加伊那儿去吧，"格尔达想。

---

① 丹麦的长度名，等于〇·六二七米。

这样她的心情就好转了一点。她站起来，把两边美丽的绿色的河岸看了好久。不久她就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樱桃园。这里面有一座小小的房子，它有一些奇怪的蓝窗子和红窗子，还有茅草扎的屋顶，外面还站着两个木头兵：他们向所有乘船路过的人敬礼。

格尔达喊他们，因为她以为他们是真正的兵士。他们当然是不会回答的。她来到了他们的近旁，河已经把船漂到岸边了。

格尔达更大声地喊起来。这时有一个很老很老的女人拄着拐杖走出来了：她戴着一顶大草帽，上面绘着许多美丽的花朵。

“你这个可怜的小宝贝！”老女人说，“你怎么会在这个浪涛滚滚的河上，漂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呢？”

于是这老太婆就走下水来，用拐杖把船钩住，把它拖到岸旁，把小小的格尔达抱下来。

格尔达很高兴，现在又回到陆地上来了，不过她有点害怕这位陌生的老太婆。

“来吧，告诉我你是谁、你怎样到这儿来的吧，”她说。格尔达把什么都告诉她了。老太婆摇摇头，说：“哼！哼！”当

格尔达把一切讲完了,问她有没有看到过小加伊的时候,老太婆就说他还没有来过,不过他一定会来的,格尔达不要太伤心，她可以尝尝樱桃,看看花儿,它们比任何画册上画的都好，因为它们个个都能讲一个故事。于是她牵着格尔达的手，把她带到小屋子里去，把门锁起来。

窗子开得很高;玻璃都涂上了红色、蓝色和黄色。日光很奇妙地射进来，照出许多不同的颜色。桌上放着许多最好吃的樱桃。格尔达尽量地大吃一通，因为她可以多吃一点,没有关系。当她正在吃的时候,老太婆就用一把金梳子替她梳头发。她的头发卷成了长串的、美丽的黄圈圈,在她和善的小面孔上悬下来，象盛开的玫瑰花。

“我老早就希望有一个象你这样可爱的小女孩,”老太婆说。“现在你看吧，我们两人会怎样在一起幸福地生活!”

当老太婆梳着她的头发的时候，她就渐渐忘记了她的玩伴加伊,因为这个老太婆会使魔术,不过她不是一个恶毒的巫婆罢了。她只是为了自己的消遣而耍一点小幻术,同时她想把小小的格尔达留下来。因此她现在走到花园里去,用她的拐杖指着所有的玫瑰花。虽然这些花开得很美丽，但是不一会儿就都沉到黑地底下去了:谁也说不出,它们原来



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老太婆很害怕：假如格尔达看见了玫瑰花，她就会想起自己的花,因此也就记起小小的加伊,结果必定会跑走。

她现在把格尔达领到花园里去。嗨!这里面是多么香,多么美啊！这里盛开着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花儿和每季的花儿:任何画册也没有这样多彩,这样美丽。格尔达快乐得跳起来。她一直玩到太阳在高高的樱桃树后面落下去为止。于是她到一个美丽的床上去睡;鸭绒被是红绸子做的,里面还有蓝色的紫罗兰。她在这儿睡着了,做了一些奇异的梦,象一个皇后在新婚的那天一样。

第二天她又可以在温暖的太阳光中和花儿一起玩耍——这样过了好几天,格尔达认识了每一种花。花的种类虽然多，她似乎还觉得缺少一种,不过究竟是哪一种,她可不知道。有一天她坐着呆呆地看老太婆草帽上绘着的花儿:它们之中最美丽的一种是一朵玫瑰花。当老太婆把所有别的花藏到地底下去的时候,她忘记把帽子上的这朵去掉。不过，一个人如果不留神，结果总会是这样。

“怎么，这儿没有玫瑰花吗?”格尔达说。

于是她跳进花畦中间去,找了又找,但是她一朵也找不

到。这时她就坐在地上哭起来。她的热泪恰恰落在一棵玫瑰花沉下去的地方。当热泪把土润湿了以后，这棵玫瑰就立刻冒出来，开着茂盛的花，正如它坠入土里时那样。格尔达拥抱着它，吻了玫瑰花朵，于是她便想起了家里的那些美丽的玫瑰花，同时也想起了小小的加伊。

“啊，我耽误了多少时间啊！”小姑娘说。“我要去找小小的加伊！你们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她问那些玫瑰花。“你们知道他死了没有？”

“他没有死！”玫瑰花朵说。“我们曾经在地里呆了一个时候。所有的死人都在那里。不过加伊并不在那里！”

“谢谢你们！”小小的格尔达说。于是她走到别的花朵面前去，朝它们的花萼里面看，并且问：“你们知道小小的加伊在什么地方吗？”

不过每朵花都在晒太阳，梦着自己的故事或童话。这些故事或童话格尔达听了许多许多，但是没有哪朵花知道关于加伊的任何消息。

卷丹花讲了些什么呢？

你听到过鼓声“冬——冬”吗？它老是只有两个音

调：冬——冬！请听妇女们的哀歌吧！请听祭司们的呼唤吧！印度的寡妇穿着红长袍，立在火葬堆上[①]。火焰朝她和她死去了的丈夫身体燎上来。不过这个印度寡妇在想着站在她周围那群人中的一位活着的人：这个人的眼睛烧得比火焰还要灼热，他眼睛里的火穿进她的心，比这快要把她的身体烧成灰烬的火焰还要灼热。心中的火焰会在火葬堆上的火焰里死去吗？

"这个我完全不懂！"小小的格尔达说。

"这就是我所要讲的童话，"卷丹花说。

牵牛花讲了些什么呢？

在一条窄狭的山路上隐隐出现一幢古老的城堡。它古老的红墙上生满了密密的常春藤。叶子一片接着一片地向阳台上爬。阳台上站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在栏杆上弯下腰来，向路上看了一眼。任何玫瑰花枝上的花朵都没有她那样鲜艳。任何在风中吹着的苹果花

---

① 印度在封建时代，有些妇女死了丈夫以后，在土堆上把自己烧死，以表示"贞节"。

都没有她那样轻盈。她的美丽的绸衣服发出清脆的沙沙声！“他还没有来吗？”

“你的意思是指加伊吗?”小小的格尔达问。

“我只是讲我的童话——我的梦呀!”牵牛花回答说。

雪球花讲了些什么呢?

有一块长木板吊在树间的绳子上。这是一个秋千。两个漂亮的小姑娘,穿着雪一样白的衣服,戴着飘有长条绿丝带的帽子,正坐在这上面打秋千。她们的哥哥站在秋千上,用手臂挽着绳子来稳住自己,因为他一只手托着一个小碟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泥烟嘴。他在吹肥皂泡。秋千飞起来了,五光十色的美丽的肥皂泡也飞起来了。最后的一个肥皂泡还挂在烟嘴上,在风中摇摆。秋千在飞着；一只象肥皂泡一样轻的小黑狗用后腿站起来,也想爬到秋千上面来。秋千继续在飞,小狗滚下来,叫着,生着气。大家都笑它,肥皂泡也破裂了。一块飞舞的秋千板和一个破裂的泡沫——这就是我的歌!

“你所讲的这个故事可能是很动听的,不过你讲得那么凄惨，而且你没有提到过小小的加伊。”

风信子讲了些什么呢?

从前有三个美丽的、透明的、娇滴滴的姊妹。第一位穿着红衣服，第二位穿着蓝衣服，第三位穿着白衣服。她们在明朗的月光中，手挽着手在一个静寂的湖边跳舞。她们并不是山妖。她们是人间的女儿。空气中充满了甜蜜的香气！这几位姑娘在树林里消逝了。于是香气变得更浓厚。三口棺材——里面躺着这三位美丽的姑娘——从树丛中飘到湖上来。萤火虫在它们上面飞，象些小小的飞灯一样。这些跳舞的姑娘们在睡觉呢,还是死去了。花的香气说她们死了,同时暮钟也在发出哀悼的声音!

“你们使我感到怪难过的，”小小的格尔达说。“你们发出这样强烈的香气，我不禁要想起那几位死去了的姑娘。嗨,小小的加伊真的死了吗？玫瑰花曾经到地底下去看过，它们说没有。”

“丁！当！”风信子的铃敲起来了。“我们不是为小小的加伊而敲——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只是唱着我们的歌——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歌。”

格尔达走到金凤花那儿去。这花在闪光的绿叶中微笑。

“你是一轮光耀的小太阳，”格尔达说。“请告诉我，假如你知道的话，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的玩伴？”

金凤花射出美丽的光彩，又把格尔达望了一眼。金凤花会唱出一支什么歌呢？这歌跟加伊没有什么关系。

“在一个小院落里，我们上帝的太阳在春天的第一天暖洋洋地照着。它的光线在邻人屋子的白墙上滑行着。在这近旁，第一朵黄花开出来了，在温暖的阳光里象金子一样发亮。老祖母坐在门外的椅子上，她的孙女——一个很美丽的可怜的小姑娘——正回到家里来作短时间的拜望。她吻着祖母。这个幸福的吻里藏有金子，心里的金子。嘴唇是金子，全身是金子，这个早晨的时刻也是金子。这个呀！这就是我的故事！”金凤花说。

“我可怜的老祖母!”格尔达叹了一口气说。“是的，她一定在想念着我,在为我担心,正如她在为小小的加伊担心一样。不过我马上就要回家去了,带着加伊一道回家去。探问这些花儿一点用处也没有。它们只知道唱自己的歌,一点消息也不能告诉我!”于是她把她的小罩衫扎起来，为的是可以跑得快一点。可是当她在水仙花上跳过去的时候，花绊住了她的腿。她停下来瞧瞧这棵长长的花，问道:“也许你知道一点消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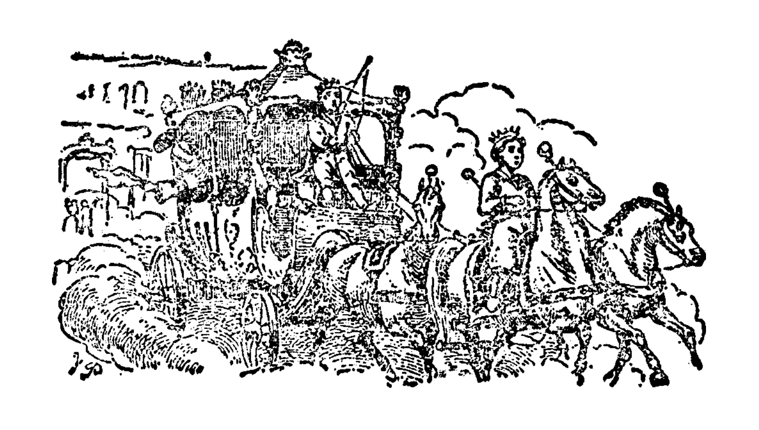
于是她向这花儿弯下腰来。这花儿讲了些什么呢?

“我能看见我自己！我能看见我自己!”水仙花说。“我的天！我的天!我是多么香啊!在那个小小的顶楼里面立着一位半裸着的小小舞蹈家：她一会儿用一条腿站着,一会儿用两条腿站着。她的脚跟在整个世界上跳。她不过是一个幻象罢了。她把水从一个茶壶里倒到她的一块布上——这是她的紧身上衣——爱清洁是一个好习惯!她的白袍子挂在一个钉子上。它也是在茶壶里洗过、在屋顶上晒干的：她穿上这衣服,同时在颈项上围一条橙子色的头巾,把这衣服衬得更白了。她的

腿跷起来了。你看她用一条腿站着的那副神气。我能看见我自己！我能看见我自己！”

“这一点也不使我感到兴趣！”格尔达说。“这对于我一点意义也没有！”于是她跑到花园的尽头去。门是锁上了。不过她把那生了锈的锁扭了一下，这锁便松了，门也自动地开了。于是小小的格尔达打着一双赤脚跑到外面来。她回头看了三次，没有任何人在追她。最后她跑不动了，便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当她向周围一看的时候，夏天已经过去了——已是晚秋时节。在那个美丽的花园里，人们注意不到这件事情——那儿永远有太阳光，永远有四季的花。

“咳！我耽误了多少光阴啊！”小小的格尔达说。“这已经是秋天了！我不能再休息了！”于是她立起身来继续向前走。哦！她的一双小脚是多么酸痛和疲累啊！周围是一片寒冷和阴郁的景色。柳树的长叶子已经黄了，雾在它们上面变成水滴下来。叶子在簌簌地往下掉。只有山楂结着果实，酸得使牙齿都要脱落。啊！这个茫茫的世界，是多么灰色和凄凉啊！



第四个故事

王子和公主

格尔达又不得不休息一下。在她坐着的那块地方的对面，一只大乌鸦在雪地上跳过去了。乌鸦已经坐了很久，呆望着她，转动着头。现在它说："呱！呱！日安！日安！"这是它能够发出的唯一的声音，对于这个小姑娘它是怀有好感的。它问她单独在这个茫茫的大世界里想要到什么地方去。格尔达深深地体会到"单独"这个字的意义。她把她的全部生活和遭遇都告诉了乌鸦，同时问它有没有看到过加伊。

乌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同时说：

“可能看到过！可能看到过！”

“怎么，你真的看到过吗？”小姑娘叫起来，几乎把乌鸦搂得闷死了——她是这样热烈地吻它。

“轻一点！轻一点！”乌鸦说。“我相信那可能就是小小的加伊！不过他因为那位公主就把你忘掉了！”

“他是跟一位公主住在一起吗？”格尔达问。

“是的，请听吧！”乌鸦说。“不过要讲你的这种语言，对于我是太难了。如果你能听懂乌鸦的语言，那么我可以讲得更清楚了！”

“不成，我没有学过！”格尔达说。“不过我的祖母懂得，也能够讲这种语言。我只希望我也学过。”

“这倒没有什么关系！”乌鸦说。“我尽量把话讲得清楚好了，但是可能越讲越糊涂。”

于是乌鸦便把它所知道的事情都讲了出来。

“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王国里，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公主。她读过世界上所有的报纸！然后又把它们忘记得精光，因为她是那么聪明。最近她坐上了王位——据说这并不怎样有趣——这时她哼出一支歌，而这歌只有这么一句：‘为什么我现在不结婚呢？’她说：‘是的，这句话里有道理。’因

此她很想结婚。不过她所希望的丈夫是：当人们和他讲话时，他必须能答话，不仅是站在那儿，只是好看而已——因为这是怪讨厌的。于是她把侍女都召进来：当她们知道了她的用意的时候，她们都非常高兴。‘好极了！’她们说；‘前不久我们也有这个意见。’请你相信，我对你讲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乌鸦说。“我有一位很驯服的爱人，她可以在宫里自由来往，因此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当然所谓“爱人”也无非是一个乌鸦，因为乌鸦只会找类似的东西——那永远是一个乌鸦。

“所有的报纸立即出版，报纸的边上印着鸡心和公主的名字的头一个字母，作为装饰。人们可以读到：每个漂亮的年轻人可以自由到宫殿里来和公主谈话，而谈话的人如果能叫人觉得他是毫无拘束、对答如流的话，公主就要选他为丈夫！是的，是的！”乌鸦说，“请你相信我。我的话实实在在，没有半句虚假。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到来。一大堆人，一片忙乱。不过在头一两天里谁也没有交上好运。当他们来到街上的时候，什么话都会讲；不过他们一走进宫殿的门、看到穿银色制服的门警、看到台阶上站着穿金色制服的仆人和光耀夺目的大厅的时候，就糊涂起来了。当他们来到了

公主坐着的那个王座面前的时候，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重复地念着公主所说出的话的最后一个字——而她并不要再听自己的话。好象这些人的肚皮里都塞满了鼻烟、已经昏睡过去了似的。只有当他们回到街上来了以后，才能讲话。这些人从城门那儿一直站到宫门口，排成了一长队。我自己曾经去亲眼看过一次！”乌鸦说。“他们变得又饥又渴，不过到了宫殿里，他们连一杯温水也得不到。最聪明的几个人随身带了一点抹了黄油的面包，不过他们并不分给旁边的人吃，因为他们觉得，‘还是让这家伙现出一个饿鬼的样子吧，公主不会要他的！’”

“可是加伊，小小的加伊呢？”格尔达问。“他什么时候来呢？他会不会在他们中间呢？”

“等着！等着！我们马上就要谈到他了！到了第三天才有一位小小的人物到来。他没有骑马，也没有乘车子。他高高兴兴地大步走进宫里来。他的眼睛象你的一样，射出光彩。他的头发是又长又细，不过他的衣服是很寒碜的！”

“那正是加伊？”格尔达高兴地说。“哦，我总算是找到他了！”于是她拍起手来。

“他的背上背着一个小行囊！”乌鸦说。

“不,那一定是他的雪橇了!”格尔达说,“因为他是带着雪橇去的。”

“也可能是!”乌鸦说,“因为我没有仔细去瞧它!不过我听我那位驯服的爱人说起,当他走进宫殿的门、看到穿银色制服的守卫和台阶上穿金色制服的仆人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感到慌张。他点点头,对他们讲:‘站在这些台阶上一定是一件很腻烦的工作——我倒是宁愿走进去的!’大厅的烛光照耀得如同白昼。枢密顾问官和大臣们托着金盘子,打着赤脚走来走去。这叫人起一种庄严的感觉!他的靴子发出吱格吱格的响声,但是他却一点也不害怕!”

“这一定就是加伊!”格尔达说。“我知道他穿着一双新靴子;我亲耳听到它们在祖母的房间里发出吱格吱格的响声。”

“是的,它们的确发出响声!”乌鸦说。“他勇敢地一直走到公主面前,她是坐在纺车那么大的一颗珍珠上的。所有的侍女和她们的丫环以及丫环的丫环,所有的侍臣和他们的仆人以及仆人的仆人——每人还有一个小厮——都在四周站着。他们站得离门口越近,就越显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这些仆人的仆人的小厮——他老是穿着拖鞋——几乎叫人

不敢看他，因为他站在门口的样子非常骄傲！”

“这一定可怕得很！”，小小的格尔达说。“但是加伊得到了公主吗？”

“假如我不是一个乌鸦的话，我也可以得到她的，虽然我已经订过婚。他象我讲乌鸦话时一样会讲话——这是我从我驯服的爱人那儿听来的。他既勇敢，又能逗人喜欢。他并不是来向公主求婚，而是专来听听公主的智慧的，他看中了她；她也看中了他。”

“是的，那一定就是加伊！”格尔达说。“他是那么聪明，他可以算心算，一直算到分数。哦！你能带我到宫里去一趟吗？”

“这事说来容易！”乌鸦说。“不过我们怎样实行呢？让我先跟我那个驯服的爱人商量一下吧。她可能给我们一点忠告。我要告诉你一点——象你这样小的女孩子，一般是不会得到许可走进里面去的。”

“会的，我会得到许可的！”格尔达说。“当加伊知道我来了的时候，他马上就会走出来，请我进去的。”

“请在门栏那儿等着我吧，”乌鸦说，于是它扭了扭头就飞去了。

当乌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很久。

“呱！呱！”它说。“我代表我的爱人向你问候。这是我带给你的一小片面包。这是她从厨房里拿出来的。那儿面包多的是。你现在一定很饿了！……你想到宫里去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打着赤脚的。那些穿着银色制服的警卫和穿着金色制服的仆人们不会让你进去的。不过请你不要哭；你还是可以进去的。我的爱人知道通到睡房的一个小后楼梯，同时她也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弄到钥匙！”

于是他们走到花园里去，在一条宽阔的林荫路上走。这儿树叶在簌簌地落下来。当宫殿里的灯光一个接着一个地熄灭了以后，乌鸦就把小小的格尔达带到后门那儿去。这门是半掩着的。

咳！格尔达又怕又急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啊！她仿佛觉得她在做一件坏事似的；然而他所希望知道的只不过是小小的加伊而已。是的，那一定是他。她在生动地回忆着他那对聪明的眼睛和长长的头发。她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怎样微笑——他在家里坐在玫瑰花树下时的那种微笑。他一定很高兴看到她的；听到她走了那么多的路程特地来找他；听到家里的人因为他的离去而感到多么难过。啊，这既使人害怕，

又使人高兴。

他们现在走上了楼梯。食橱上点着一盏小灯；在屋子的中央，立着那只驯服的乌鸦。它把头掉向四周，望着格尔达。她依照她祖母教给她的那个样子，行了屈膝礼①。

“我的小姑娘，我的未婚夫把你讲得非常好，”驯服的乌鸦说。“你的身世——我们可以这么讲——是非常感动人的！请你把灯拿起来好吗？我可以在你前面带路。我们可以一直向前走，因为我们不会碰到任何人的。”

“我觉得好象有人在后面跟着我似的，”格尔达说，因为有件什么东西在她身边滑过去了；它好象是墙上的影子，瘦腿的、飞跃的红鬃马，年轻的猎人和骑在马上的绅士和太太们。

“这些事物不过是一个梦罢了！”乌鸦说。“它们到来，为的是要把这些贵人的思想带出去游猎一番。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多看他们一会儿。可是我希望，当你将来得到荣华富贵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了我！”

---

① 这是北欧的一种礼节，行这礼的时候，弯一下左腿的膝盖，点一点头。现在北欧（特别是瑞典）的小学生在街上遇见老师时仍然行这种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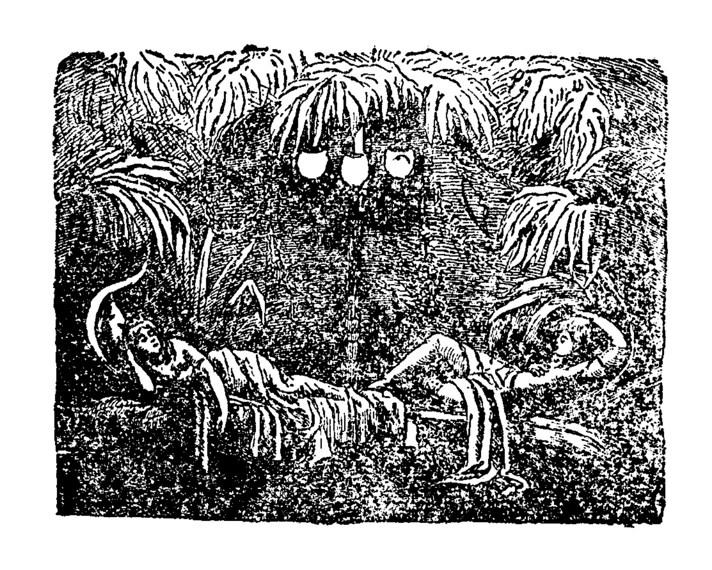
“这当然不成问题!”树林里的那只乌鸦说。

他们现在走进第一个大厅。墙上挂着许多绣着花的粉红色的缎子。在这儿,梦在他们身边跑过去了,但是跑得那么快,格尔达来不及察看这些要人。第二个大厅总比头一个大厅漂亮。是的,一个人会看得脑袋发昏!最后他们来到了卧室。在这儿,天花板就象生有玻璃——很贵重的玻璃——叶子的棕榈树冠。在屋子的中央有两张睡床悬在一根粗大的金杆子上,而且每一张床象一朵百合花。一张的颜色是白的,这里面睡着公主;另一张是红的,格尔达希望在这里面找到小小的加伊。她把一片红花瓣分开,于是她就看到一个棕色的脖子。哦,这就是加伊!她大声地喊出他的名字,同时把灯拿到他面前来。梦又骑在马上冲进房间里来了,他醒转来,掉过头,然而——他却不是小小的加伊!

这位王子只是脖子跟他的相似。不过他是年轻和美貌的。公主从百合花的床上向外窥看,同时问谁在这儿。小小的格尔达哭起来,把全部故事和乌鸦给她的帮助都告诉了她。

“可怜的孩子!”王子和公主说。

他们称赞了乌鸦一番,同时说他们并不生它们的气,不



过它们可不能常做这类的事儿。虽然如此，它们仍然应该得到一件奖赏。

“你们愿意自由地飞出去呢，”公主问，“还是愿意作为宫里的乌鸦而获得一个固定的位置、享受能吃厨房里剩饭的权利呢？”

两只乌鸦鞠了一躬，要求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因为它们想到它们的老年。它们说：“老了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供给总是一件好事，正如俗语所说的一样。”

王子爬下床来，让格尔达睡在他的床上——他只能够

做到这一点。她的小手十指交叉着，想道:“人和动物是多么善良的东西啊!”于是她闭起眼睛，幸福地睡着了。所有的梦又飞进来了;这一次它们是象安琪儿一样。它们拖着一个小雪橇，加伊坐在上面点着头。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梦罢了。她一醒来，这些梦就不见了。

第二天她全身穿上了丝绸和天鹅绒的衣服。有人向她提议,请她在宫里住下来,享受快乐的时光。不过她只要求得到一辆马拉的小车，和一双小靴子。这样她就可以又开到外面去，去寻找加伊。

她不仅得到一双靴子,还得到一个暖手筒,并且穿着一身干净整齐的衣服。当她要离去的时候,一辆纯金做成的车子就停在门外等她。王子和公主的徽记在那上面亮得象一颗明星。车夫、侍者和骑手——因为还有骑手——都穿着绣有金王冠的衣服。王子和公主亲自扶她上车，同时祝她一路平安。那只树林里的乌鸦——它现在已经结了婚——陪送她走了开头三丹麦里①的路程。它坐在格尔达的身旁,因为叫它背对着马坐着,它可受不了。另外那只乌鸦站在门

① 一丹麦里大约等于我国十五里。

口，拍着翅膀。她不能跟他们同行，因为她有点头痛，而这头痛是因为她获得了那个固定职位后吃得太多了才有的。车子四壁填满了甜饼干，座位里垫满了姜汁饼干和水果。

“再会吧！再会吧！”王子和公主喊着，小小的格尔达哭起来，乌鸦也哭起来。他们这样一起走了开头几丹麦里路，于是乌鸦也说了声再会——这要算是最难过的一次别离。乌鸦飞到一棵树上，拍着黑翅膀，一直到它看不见马车为止——这车子闪耀得象明亮的太阳。

第五个故事

小强盗女孩

他们坐着车子走过浓密的树林。不过车子光耀得象一个火把，把一些强盗的眼睛都弄得昏眩起来，他们再也忍耐不住了。

“那是金子！那是金子！”他们大声说。他们冲上前来，拦住那些马匹，打死那些骑手、车夫和仆人。最后把格尔达从车上拖下来。

“她长得很胖……她长得很美……她是吃胡桃核长大的！”老女强盗说。她的胡子长得又长又硬，她的蓬松的眉

毛把眼睛都盖住了。

“她象一个肥胖的小羔羊！哪，好吃得很！”

于是她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刀子闪耀得怕人。

“哎哟！”老女人同时大叫了一声，因为她的亲生女儿爬在她的背上，把她的耳朵咬了一口；她是一个顽皮和野蛮的孩子，喜欢寻这种开心。“你这个捣蛋的孩子！”妈妈说，这样她就没有时间来杀掉格尔达了。

“我要她跟我一道玩耍！”小强盗女孩说。“她得把她的暖手筒和美丽的衣服给我，和我在床上一道睡！”

于是这孩子又咬了她一口，弄得老女强盗又跳起来，打着旋转；别的强盗们都笑起来，同时说：

“瞧，她和她的小鬼跳得多好！”

“我要坐进那个车子里去！”小强盗女孩说。

她要怎样就得怎样，因为她是一个很放肆和固执的孩子，她和格尔达坐在车子里，在树桩和荆棘上面驰过去，一直跑到森林里。小强盗女孩和格尔达是同样岁数，不过她的身体更强壮，肩膀更宽。她的皮肤是棕色的，眼睛很黑，几乎显出忧郁的样子。她把小小的格尔达拦腰抱住，说：

“只要我不生你的气，他们就不能杀你。我想你是一位



公主吧？”

“不是，”小小的格尔达说。于是她把自己所遭遇到的事情，和她怎样喜欢小小的加伊，都对她讲了。

小强盗女孩严肃地看了她一眼，轻轻地点了点头，同时说：

“就是我生了你的气，他们也不能杀你，因为那时我就会亲自动手的。”

于是她揩干了格尔达的眼睛，把她的双手放进那又柔和、又温暖的暖手筒里。

现在马车停下来了。她们走进强盗宫殿的院子里来。这

宫殿从顶到地都布满了裂痕。大渡鸟和乌鸦从敞着的洞口飞出来，大哈叭狗——每只好象能吞掉一个人似的——跳得很高，不过它们并不叫，因为这是不准许的。

在一个古老的、烟熏的大房间里，有一堆火在石铺的地上熊熊地燃着。烟在天花板下面打旋转，想要找一个出路冒出去。有一大罐子汤正在沸腾着，有许多家兔和野兔在铁杆上烤着。

"今晚你跟我和我的小动物一起睡，"小强盗女孩说。

她们吃了一些东西，也喝了一些东西，然后走到铺了稻草和地毯的一个墙角里去。这儿有一百多只鸽子栖在板条上和栖木上。它们都快要睡着了。不过当这两个女孩子来到的时候，它们就把头掉过来看了一眼。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的，"小强盗女孩说。于是她马上抓住手边的一只，提着它的双腿摇了几摇，直到弄得它乱拍起翅膀来。"吻它一下吧！"她大声说，同时在格尔达的脸上打了一巴掌，"那儿坐着几个林中的混蛋，"她继续说，指着墙上用木条拦着的一个洞口。"这两个东西都是林中的混蛋。如果你不把它们关好，它们马上就飞走了。现在请看我的老爱人'叭'吧。"她抓着一只驯鹿的角，把它拖出来。它

是套着的；颈项上戴着一个光亮的铜圈。“我们得把它牢牢地套住，否则它就逃掉了。每天晚上我用一把尖刀子在它的脖子上搔搔痒——它非常害怕这一手。”

这小女孩子于是从墙缝里抽出一把长刀，放在驯鹿的脖子上滑了几下。这只可怜的动物弹着腿子。小强盗女孩大笑了一通，把格尔达拖进床里去。

“当你睡觉的时候，你也把这刀子放在身边吗？”格尔达问，同时惊恐地望着这把刀子。

“我总是和我的刀子一起睡觉的！”小强盗女孩回答说，“因为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呀。不过现在请你把关于加伊的事情，以及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大世界里来的缘故，再告诉我一遍吧。”

格尔达又从头讲了一遍。斑鸠在上面的笼子里咕咕地叫，同时别的斑鸠就都睡去了。小强盗女孩把一只手搂着格尔达的脖子，另一只手拿着刀子，也睡去了——人们可以听见这些动作。不过格尔达无论如何也合不上眼睛——她不知道她要活着，还是死去。

强盗们围着火坐着，一面唱歌，一面喝酒。那个强盗老女人就翻着跟头。一个小女孩子看到这情景真要感到害怕。

于是那些斑鸠就说:“咕！ 咕!我们看见过小小的加伊。一只白母鸡背着他的雪橇：他坐在白雪皇后的车子里。当我们待在窠里的时候，车子低低地在树林上飞过去。她在我们的小斑鸠身上吹了一口气:除了我们俩以外,大家都死了。咕！ 咕!”

“你们在上面讲些什么?”格尔达问。“白雪皇后旅行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知道吗?”

“她大概是旅行到拉普兰①去了,因为那儿整年都是冰雪。你去问问用绳子套着的那只驯鹿吧。”

“那儿有冰有雪，那儿壮丽辉煌!”驯鹿说。“那儿,人们可以在亮晶晶的山谷里自由地跳跃！那儿，白雪皇后架起她夏天的帐篷，不过她经常住的宫殿是在北极附近一个叫做斯匹次卑尔根②的岛上。”

“啊，加伊，小小的加伊！”格尔达叹着气。

“你得静静地躺着,”小强盗女孩说,“否则我就要把刀子刺进你的肚皮里去!”

第二天早晨，格尔达把斑鸠说的话都告诉了她。小强

---

① 拉普兰(Lapland)是瑞典、挪威和芬兰北部的一块地方，非常寒冷。

② 斯匹次卑尔根(Spitzbergen)是北冰洋上的一个群岛，属于挪威。

盗女孩的样子非常严肃，不过她点点头，说：

“不要紧！不要紧！你知道拉普兰在什么地方吗？”她问驯鹿。

“谁能比我还知道得更清楚呢？”驯鹿说，它的一双眼睛在脑袋上转动着。“我是在那儿出生，在那儿长大的。我在那儿的雪地上跳跃过。”

“听着！”小强盗女孩对格尔达说。“你要知道：我们的男人都走了。只有妈妈还留下，她将在这儿待下去。不过将近中午的时候，她将从那个大瓶里喝点东西，于是她就要打一个盹儿。那时我再来帮你的忙吧！”

她从床上跳下来，搂着她妈妈的脖子，拉拉她的胡子，于是说：

“早安，我的亲爱的老母山羊。”

她的妈妈在她的鼻子上敲了几下，敲得她发红和发青——不过这完全是从真正的母爱出发的。

妈妈从瓶子里喝了点什么东西以后，就睡过去了。小强盗女孩走到驯鹿那儿，说：

“我倒很想用尖刀再捅你几下，因为这样你的样子才滑稽。不过没有关系，我将解开你的绳子，把你放出去，好使

你能跑到拉普兰去。不过你得好好地使用你的这双腿，把这个小小的女孩子带到白雪皇后的宫殿里去——她的玩伴就在那儿。你已经听到过她对我讲的话，因为她的声音讲得很大，而且你也在偷听！”

驯鹿快乐得高高地跳起来。小强盗女孩把小小的格尔达抱到它的背上,而且很谨慎地把她系牢,甚至还给了她一个小垫子作为座位。

“没有关系,”她说,“你穿上你的皮靴好了,因为天气变冷了。不过我要把这个暖手筒留下，因为它很可爱！但是你仍然不会感到冷的。这是我母亲的一副大手套，可以一直套到你的胳膊肘子上。套上去吧！你的一双手现在真象我那位丑妈妈的手了。”

格尔达快乐得哭起来。

“你流出一大摊眼泪，我看不惯！”小强盗女孩说。“现在你应该显得很快乐才是。你把这两块面包和一块火腿拿去吧，免得挨饿。”

这些东西都被系在驯鹿的背上。小强盗女孩把门打开，把一些大狗都哄进屋子里去。于是她用刀子把绳子割断,并且对驯鹿说：

“你跑吧！不过请你好好地照料这个小女孩子！”

格尔达把她戴着大手套的一双手伸向小强盗女孩，说了声“再会！”于是驯鹿就在树桩和灌木上飞奔起来，穿过树林，越过沼泽地和大草原，尽快地奔驰。豺狼在呼啸，乌鸦在呱呱地叫。“嘘！嘘！”这是空中发出的声音。天空好象燃烧起来了似的。

“那是我亲爱的老北极光！”驯鹿说。“瞧，它是多么亮！”于是它跑得更快，日夜不停地跑。

面包吃完了，火腿也吃完了，这时他们到达了拉普兰。

第六个故事

拉普兰女人和芬兰女人

他们在一个小屋子面前停下来。这屋子是非常简陋的；它的屋顶低得几乎接触到地面；它的门是那么矮，当家里的人要走出走进的时候，就得伏在地上爬。屋子里除了一个老太婆以外，什么人也没有，她现在在一盏油灯上煎鱼。驯鹿把格尔达的全部经历都讲了，不过它先讲自己的，因为它觉得它的最重要。格尔达冻得一点气力也没有，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

“唉，你们这些可怜的东西！”拉普兰女人说，“你们要跑的路还长得很呢！你们还要跑三百多丹麦里路，才能达到芬马克[①]，因为白雪皇后在那儿的乡下休假。她每天晚上放起蓝色的焰火[②]。我将在一条干鳕鱼上写几个字，因为我没有纸。你们可以把它带到一个芬兰的老太婆那儿去——她会告诉你更多的消息。”

当格尔达暖了一阵、吃了和喝了一些东西以后，拉普兰女人就在一条干鳕鱼上写下几个字，并且告诉格尔达好好地拿着它，然后把她系在驯鹿的背上，这鹿立刻就跳走了，“呼！呼！”它在高空中说。最美丽的、蔚蓝色的北极光，一整夜不停地在闪耀着。

这样他们到了芬马克，他们在那个芬兰女人的烟囱上敲着，因为她连一个门也没有。

屋子里的热气很大，芬兰女人几乎是一丝不挂地住在那儿。她的身材很小，而且很脏。她马上把格尔达的衣服解开，把她的大手套和靴子脱下，否则格尔达就会感到太热

① 芬马克（Finnmark）是挪威最北部的一县，也是欧洲的最北部的一个地区，极为寒冷。

② 指北极光。

了。她在驯鹿的头上放了一块冰，然后读了写在鳕鱼上的字——她一连读了三遍。当她把这些字都记熟了以后，就把这鱼扔进一个汤罐里去煮,因为它是可以吃的,而且她又是一个从来不浪费任何东西的人。

驯鹿先讲了自己的故事，然后又讲了小小格尔达的故事。芬兰女人眯着她聪明的眼睛，一句话也不说。

“你是很聪明的,”驯鹿说,“我知道你能用一根缝线把世界上所有的风都缝在一起。如果船长解开一个结，他就可以有好的风；如果他松开第二个结,那么风就吹得厉害；不过，当他解开第三个和第四个结的时候，那就会有一阵可以把树林吹倒的暴风雨。你能不能给这小女孩一点东西喝，使她能有十二个人那么大的力量来制服白雪皇后呢？”

“十二个人那么大的力量！”芬兰女人说。“这太管用了！”

她走到橱格子那儿,抱下一大捆皮,把这捆皮打开。它上面写着许多奇怪的字母。芬兰女人读着，一直读到额上滴下汗珠。

不过驯鹿又替小小的格尔达非常殷切地恳求了一番，格尔达本人也用充满了泪珠的、祈求的眼光望着这芬兰女人。女人也开始眯着眼睛,把驯鹿牵到一个墙角边去,一面

在它背上放一块新鲜的冰，一面说：

“小小的加伊当然是住在白雪皇后那儿的。他在那儿觉得什么东西都合乎他的胃口和想法。他以为那儿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不过这是因为他的心里有一块镜子的碎片、他的眼里有一颗镜子的碎粒的缘故。必须先把它们取出来，不然他将永远不能成为人了。但是白雪皇后会尽一切力量来留住他的!”

“不过你能不能给小小的格尔达一件什么东西,使她能有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呢?”

“我不能给她比她现在所有的力量更大的力量:你没有看出这力量是怎样大吗？你没有看出人和动物是怎样为她服务吗？你没有看出她打着一双赤脚在这世界上跑了多少路吗？她不须从我们这儿知道她自己的力量。她的力量就在她的心里；她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这就是她的力量。如果她自己不能到达白雪皇后那儿、把那玻璃碎片从小小的加伊身上取出来,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她!白雪皇后的花园就从那个离开这儿两丹麦里路的地方开始。你可以把这小姑娘带到那儿去：把她放在雪地上一个生满了红花浆果的大灌木林旁边。不要呆在那儿闲聊，抓紧时间

回到这儿来！”

于是芬兰女人就把格尔达抱到驯鹿的背上。它尽快地飞跑。

“哎呀，我没有穿上靴子！没有戴上大手套！”小小的格尔达叫着。

她马上感到刺人的寒冷；不过驯鹿不敢停下来：它一口气跑到生满了红浆果的那个灌木林旁边。它把格尔达放下来，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于是大颗亮晶晶的眼泪就流到了脸上来。它尽快地又跑回去了。可怜的格尔达站在那儿，在那可怕的、寒冷的芬马克，没有穿鞋子，也没有戴大手套。

她拚命地向前跑。一股雪花卷过来了。它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因为天上非常晴朗，而且还射出北极光。雪花是沿着地面卷来的。它越逼得近，就越变得庞大。格尔达记起，从前她透过热玻璃朝外望的时候，雪花是多么大，多么美丽啊。不过在这儿它们显得非常庞大和可怕——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是白雪皇后的前哨兵，而且是奇形怪状的。有的样子象丑陋的大刺猬；有的象许多伸出头的、纠做一团的蛇；有的象毛发直立的小胖熊。它们全都是白得发亮的、有生命的雪花。



小小的格尔达念着《主祷文》。天气是那么寒冷，她可以看到自己呼出的气象烟雾似的从嘴里冒出来。呼出来的气越来越浓，形成了明亮的小安琪儿。当他们一接触到地面时，就越变越大。他们都戴着头盔，拿着矛和盾。他们的数目在增大。当格尔达念完了祷告以后，她周围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兵团。这些兵士用长矛刺着这些可怕的雪花，把这些雪花打成无数碎片。于是小小的格尔达就又稳步地、勇敢地向前进。安琪儿抚摸着她的手和脚，于是她就不那么感到寒冷了。她匆忙地向白雪皇后的宫殿前进。

不过现在我们要先看看加伊是在做什么。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小小的格尔达，更想不到她是站在宫殿的门口。

第七个故事

白雪皇后宫殿里发生的事情和结果

宫殿的墙是由积雪筑成的，刺骨的寒风就是它的窗和门。这里面有一百多间房子,全是雪花吹到一起形成的。它们之中最大的房间有几丹麦里路长。强烈的北极光把它们照亮；它们是非常大,非常空,非常寒冷和非常光亮。这儿从来没有过什么快乐,甚至小熊的舞会也没有。事实上,暴风雪很可能在这儿奏起一点音乐，让北极熊用后腿站着迈迈步子，表演表演它们出色的姿态。它们连打打嘴和敲敲脚掌的小玩意儿都没有。年轻的白狐狸姑娘们也从来没有开过任何小茶话会。白雪皇后的大厅里是空洞的、广阔的和寒冷的。北极光照得那么准确，你可以算出它在什么时候最高,什么时候最低。在这个空洞的、没有边际的雪厅中央有一个结冰的湖——它裂成了一千块碎片；不过每一片跟其他的小片的形状完全一样，所以这就象一套很完美的艺术品。当白雪皇后在家的时候,她就坐在这湖的中央。她自己说她是坐在理智的镜子里,而且这是唯一的、世上最好的镜子。

小小的加伊冻得发青——的确，几乎是冻得发黑，不过他不觉得，因为白雪皇后把他身上的寒颤都吻掉了。他的心简直象一块冰块。他正在搬弄着几块平整而尖利的冰，把它们拼来拼去，想拼成一件什么东西。这正好象我们想用几块木片拼成图案一样——就是所谓中国玩具①。加伊也在拼图案——最复杂的图案。这叫做理智的冰块游戏。在他的眼中，这些图案是最了不起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完全是因为他眼睛里的那块镜子碎片在作怪的缘故。他



① 中国玩具，指七巧板、九连环等玩具。这里是指七巧板。

把这些图案摆出来，组成一个字——不过怎么也组不成他所希望的那个字——“永恒”。于是白雪皇后就说:

“如果你能拼出这个图案的话,那么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了。我将给你整个世界和一双新冰靴，作为礼物。”

可是他拼不出来。

“现在我急于要飞到温暖的国度里去!”白雪皇后说。“我要去看看那些黑罐子!”她所指的是那些火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埃特纳火山和维苏威火山①。“我将使它们变得白一点！有这个需要；这对于葡萄和柠檬是有好处的。”

于是白雪皇后就飞走了。加伊单独坐在那有几丹麦里路长的、又大又空的冰殿里,呆望着他的那些冰块。他坠入深思，几乎把头都想破了。他直挺挺地坐着,一动也不动,人们可能以为他是冻死了。

这时小小的格尔达恰巧走进大门,到宫殿里面来了。这儿的风很锐利，不过当她念完了晚祷后,风儿就静下来了,好象睡去了似的。她走进了这个宽广、空洞、寒冷的屋子,

---

① 埃特纳火山（Etna）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的一座火山，主要喷火口海拔三三二三米。维苏威火山（Vesuvius）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湾东边的一座火山，海拔一二八〇米。两山的山坡上均种植葡萄及果树。

看到了加伊。她马上就把他认出来了。她倒在他身上，拥抱着他，紧紧地搂着他，同时叫出声来：

“加伊，亲爱的小加伊！我总算找到你了！”

不过他坐着一动也不动，直挺挺的，很冷淡。于是小格尔达流出许多热泪。眼泪流到他的胸膛上，渗进他的心里，把那里面的雪块融化了，把那里面的一小块镜子的碎片也分解了。他望着她，她唱出一首圣诗：

山谷里玫瑰花长得丰茂，

那儿我们遇见圣婴耶稣。

这时加伊大哭起来。他哭得厉害，连眼睛中的镜子粉末也流出来了。现在他认得出她，所以他快乐地叫着：

“格尔达，亲爱的格尔达！你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么久？我也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向周围望了一眼。“这儿是多么寒冷啊！这儿是多么广阔和空洞啊！”

他紧抱着格尔达。她快乐得一时笑，一时哭。他们是那么高兴，连四周的冰块都快乐得跳起舞来。当他们因为疲乏而躺下来的时候，两人就恰恰形成一个字的图案——

白雪皇后曾经说过,如果他能拼出这个图案,他就成为他自己的主人,同时她也将给他整个世界和一双新冰靴。

格尔达吻着他的双颊:双颊象开放的花;她吻着他的双眼:双眼象她自己的一样发亮;她吻着他的手和脚,于是他又变得健康和活泼起来。白雪皇后这时尽可以回到家里来,但是他的解放的字据已经亮晶晶地印在冰块上。

他们手挽着手,走出了这座巨大的冰宫。他们谈起了祖母,谈起了屋顶上的玫瑰花。他们到什么地方,风就停息了,同时太阳就露出了面。当他们来到那个红色浆果的灌木林的时候,驯鹿正在那儿等待着他们。它还带来了另外一只小母鹿。母鹿的乳房鼓得满满的,所以她给这两个小孩子温暖的奶吃,同时吻着他们的嘴。它们把加伊和格尔达先送到芬兰女人那儿去。他们在她温暖的房间里暖了一阵子,并且得到一些关于回家的路程的指示。然后他们就到拉普兰女人那儿去。这女人已经为他们做好了新衣服,而且把她的雪橇也修好了。

驯鹿和小母鹿在他们旁边连蹦带跳地走着,一直陪送他们到达边境。这儿早春的植物已经冒出绿芽来了。他们和这两只驯鹿和拉普兰女人告了别。“再会吧!”大家都说。

初春的小鸟开始喃喃地唱着歌；树林盖满了一层绿色的嫩芽。有一匹漂亮的马儿从树林里跑出来。格尔达认识它，因为它就是从前拉着金马车的那匹马。一个年轻的姑娘骑着它。她头上戴着一顶发亮的红帽子，她还带着手枪。这就是那个小强盗女孩。她在家里呆得腻了，想要先到北方去一趟；如果她不喜欢那地方的话，再到别的地方去。她马上就认出了格尔达；格尔达也认出了她。她们见了面非常高兴。

“你真是一个可爱的流浪汉！”她对小小的加伊说。“我倒要问问，你值不值得让一个人赶到天边去找你？”

不过格尔达摸着她的脸，问起那位王子和那位公主。

“他们都旅行到外国去了！”小强盗女孩说。

“可是那只乌鸦呢？”小格尔达问。

“嗯，那只乌鸦已经死了，”小强盗女孩回答说。“那只驯服的爱人便成了一个寡妇，它的腿上还带着一条黑绒①！她伤心得很，不过这完全没有一点意义！现在请把你的经过告诉我，你怎样找到他的。”

① 这儿是说等于我们人戴黑纱。

格尔达和加伊两个人都把经过讲出来了。

“嘶——唏——嗤!”小强盗女孩说。于是她握着他们两人的手，同时答应说,如果她走过他们的城市,她一定会来拜访他们的。然后她就骑着马奔向茫茫的大世界里去了。格尔达和加伊手挽着手走。他们在路上所见到的是一个青枝绿叶、开满了花朵的美丽的春天。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他们认出了那些教堂的尖塔和他们所住的那个大城市。他们走进城,一直走到祖母家的门口；他们爬上楼梯,走进房间——这儿一切东西都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那个大钟在“滴答——滴答”地走,上面的针也在转动。不过当他们一走出门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自己已经长成大人了。水笕上的玫瑰花正在敞开的窗子面前盛开。这儿有好几张小孩坐的椅子。加伊和格尔达各自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互相握着手。他们象做了一场大梦一样,



已经把白雪皇后那儿的寒冷和空洞的壮观全忘记掉了。祖母坐在上帝的明朗的太阳光中，高声地念着《圣经》:“除非你成为一个孩子，你决计进入不了上帝的国度!”①

加伊和格尔达面对面地互相望着，立刻懂得了那首圣诗的意义——

山谷里玫瑰花长得丰茂，

那儿我们遇见圣婴耶稣。

他们两人坐在那儿，已经是成人了，但同时也是孩子——在心里还是孩子。这时正是夏天,暖和的、愉快的夏天。

---

① 《圣经·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是这样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象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接骨木树妈妈

从前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他患了伤风,病倒了。他到外面去过,把一双脚全打湿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打湿的,因为天气很干燥。现在他妈妈把他的衣服脱掉,送他上床去睡,同时叫人把开水壶拿进来,为他泡了一杯很香的接骨木茶①,因为茶可以使人感到温暖。这时有一个很有趣的老人走到门口来;他一个人住在这屋子的最高一层楼上,非

常孤独。因为他没有太太，也没有孩子。但是他却非常喜欢小孩，而且知道很多童话和故事。听他讲故事是很愉快的。

“现在你得喝茶，”母亲说，“然后才可以听一个故事。”

“哎！我只希望我能讲一个新的故事！”老人说，和善地点了点头。“不过这小家伙是在什么地方把一双脚弄湿了的呢？”他问。

“不错，在什么地方呢？”妈妈说，“谁也想象不出来。”

“讲一个童话给我听吧？”孩子问。

“好，不过我得先知道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确实地告诉我，你上学校时经过的那条街，那儿阴沟有多少深。”

“如果我把脚伸到那条阴沟最深的地方，”孩子回答说，“那么水恰恰淹到我的小腿。”

“你看，我们的脚就是这样弄湿了的，”老人说。“现在我却是应该讲一个童话给你听了；不过我的童话都讲完了。”

---

① 接骨木树是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对生，羽状复叶，卵形或椭圆形，揉碎后有臭气。春季开黄白色小花。茎枝可以入药，味甘苦，功能祛风湿。这里说的接骨木茶当是治病用的。

“你可以马上编一个出来,”小孩说。“妈妈说，你能把你所看到的东西都编成童话，你也能把你所摸过的东西都讲成一个故事。”

“不错，不过这些童话和故事算不了什么！不,真正的故事是自己走来的。它们敲着我的前额，说：‘我来了！’”

“它们会不会马上就来敲一下呢？”小孩问。妈妈大笑了一声，把接骨木叶放进壶里，然后把开水倒进去。

“讲呀！讲呀！”

“对,假如童话自动来了的话。不过这类东西架子是很大的；它只有高兴的时候才来——等着吧！”他忽然叫出声来：“它现在来了。请看吧，它现在就在茶壶里面。”

于是小孩向茶壶望过去。茶壶盖慢慢地自动立起来了,好几朵接骨木花,又白又新鲜,从茶壶里冒出来了。它们长出又粗又长的枝椏,并且从茶壶嘴那儿向四面展开,越展越宽，形成一个最美丽的接骨木丛——事实上是一棵完整的树。这树甚至伸到床上来,把帐幔分向两边。它是多么香,它的花开得多么茂盛啊！在这树的正中央坐着一个很亲切的老太婆。她穿着奇异的服装——它象接骨木叶子一样,也是绿色的，同时还缀着大朵的白色接骨木花。第一眼谁也

看不出来，这衣服究竟是布做的呢，还是活着的绿叶和花朵。

“这个老太婆的名字叫什么？”小孩问。

老人回答说：“罗马人和希腊人把她叫树仙。不过我们不懂得这一套：我们住在水手区的人替她取了一个更好的名字。那儿的人把她叫做‘接骨木树妈妈’。你应该注意的就是她：现在你注意听着和看着这棵美丽的接骨木树吧。

“水手住宅区里就有这么一棵开着花的大树。它生长在一个简陋的小院的角落里。一天下午，当太阳照得非常美好的时候，有两个老人坐在这棵树下。他们一个是很老很老的水手；另一个是他很老很老的妻子。他们已经是曾祖父母了；不久他们就要庆祝他们的金婚①。不过他们记不清日期。接骨木树妈妈坐在树上，样子很高兴，正如她在这儿一样。‘我知道金婚应该是在哪一天，’她说；但是他们没有听到——他们在谈着他们过去的一些日子。

“‘是的，’老水手说，‘你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在一起跑来跑去，在一起玩耍！那正是在这个院子里，我们现

① 欧洲人的风俗，把结婚五十周年叫做“金婚”。

在坐的这个院子里。我们在这里面栽过许多树枝，把它变成一个花园。’

“是的，’老太婆回答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那些树枝上浇过水，它们之中有一根是接骨木树枝。这树枝生了根，发了绿芽，现在变成了这样一棵大树——我们老年人现在就在它下面坐着。’

“一点也不错，’他说；‘在那儿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水盆；我把我的船放在那上面浮着——我自己剪的一只船。它航行得真好！但是不久我自己也航行起来了，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是的，我们先进学校，学习了一点什么东西，’她说，‘接着我们就受了坚信礼①；我们两个人都哭起来了。不过在下午我们就手挽着手爬到圆塔上去，我们把哥本哈根和大海以外的这个广大世界凝望了好一会儿。于是我们又到佛列得里克斯堡公园②去——国王和王后常常在这儿的运河上驾着华丽的船航行。’

---

① 在基督教国家中，一个小孩子出生不久以后，受一次入教的洗礼。到了十四五岁、能懂事的时候，必须再受一次洗礼，叫做坚信礼，以加强对宗教的信仰。一个小孩子受了这次洗礼以后，就算已经成人，可以自立谋生了。

② 这是哥本哈根的一个大公园。

“‘不过我得用另一种方式去航行,而且一去就是几年,那是很辽远的长途航行。’

“对，我常常想你想得哭起来,’她说。‘我以为你死了,没有了,躺在深水底下,在跟波浪嬉戏。该是有多少个夜晚我爬起床来,去看风信鸡是不是在转动。是的,它转动起来了，但是你没有回来。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雨是下得多大。那个收垃圾的人来到我主人的门口。我提着垃圾桶走下来,到门口那儿我就站着不动。——天气是多么坏啊！当我正在站着的时候,邮差走到我身旁来了,交给我一封信。是你写来的信啦！这封信该是旅行了多少路程啊！我马上把它撕开，念着。我笑着,我哭着,我是那么高兴呀。事情现在明白了，你是生活在一个出产咖啡豆的温暖国度里。那一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度！你信上写了许多事情，我在大雨倾盆的时候读它，站在一个垃圾桶旁边读它。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人，他双手把我的腰抱住！——’

“——一点也不错，于是你就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记耳光一记很响亮的耳光。’

“‘我不知道那人就是你啦。你跟你的信来得一样快。你那时是一个美男子——现在还是这样。你袋里装着一条

丝织的长手帕，你头上戴着光亮的帽子。你是那么漂亮！天啦，那时的天气真坏，街上真难看！’

“‘接着我们就结婚了，’他说；‘你记得吗？接着我们就得了第一个孩子，接着玛莉，接着尼尔斯，接着比得和汉斯·克利斯仙都出生了。’

“‘他们大家都长得多么好，成为大家所喜爱的、善良的人！’

“‘于是他们的孩子又生了他们自己的孩子，’老水手说。‘是的，那些都是孩子们的孩子！他们都长得很好。——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正是在这个季节里结婚的。——’

“‘是的，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接骨木树妈妈说，同时把她的头伸到这两个老人的中间来。他们还以为这是隔壁的一位太太在向他们点头呢。他们互相望了一眼，同时彼此握着手。不一会儿，他们的儿子和孙子都来了；他们都知道这是金婚纪念日。他们早晨就已经来祝贺过，不过这对老夫妇却把这日子忘记了，虽然多少年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还能记得很清楚。接骨木树发出强烈的香气。正在下沉的太阳照在这对老夫妇的脸上，弄得他们的双颊都泛出一阵红晕来。他们最小的孙子们围着他们跳舞，兴高采

烈地叫着，说是今晚将有一个宴会——那时他们将会吃到热烘烘的土豆！接骨木树妈妈在树上点点头，跟大家一起喊着：‘好！’”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童话呀！”小孩听完了说。

“唔，假如你能听懂它的话，”讲这段故事的老人说。“不过让我来问问接骨木树妈妈的意见吧。”



“这并不是一个童话，”接骨木树妈妈说。“可是现在它来了；最奇异的童话是从真实的生活里产生出来的，否则我的美丽的接骨木树丛就不会从茶壶里冒出来了。”

于是她把这孩子从床上抱起来，搂到自己的怀里，开满了花的接骨木树枝向他们合拢来，使他们好象坐在浓密的树荫里一样，而这片树荫带着他们一起在空中飞行。这真是说不出的美丽！接骨木树妈妈立刻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少女，不过她的衣服依然跟接骨木树妈妈所穿的一样，是用缀着白花的绿色料子做成的。她的胸前戴着一朵真正的接骨木花，黄色的鬈发上有一个用接骨木花做成的花圈；她的一双眼睛又大又蓝。啊，她的样子该是多么美丽。啊！她和这个男孩互相吻着，他们现在是同样的年纪，感觉到同样的快乐。

他们手挽着手走出了这片树荫。他们现在是在家里美丽的花园里面。爸爸的手杖是系在新鲜草坪旁边的一根木柱上。在这孩子的眼中，它是有生命的。当他们一骑到它上面的时候，它光亮的头便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嘶鸣的马首，上面披着长长的黑色马鬃，它还长出了四条瘦长而结实的腿。这牲口是既强壮而又有精神。他们骑着它沿着这草坪驰骋——真叫人喝彩！

“现在我们要骑到许多许多里以外的地方去，”这孩子说；“我们要骑到一位贵族的庄园里去！——我们去年到那儿去过。”

他们不停地绕着这个草坪奔驰。那个小女孩子——我们知道她就是接骨木树妈妈——在不停地叫着：

“现在我们来到乡下了！你看到那种田人的房子吗？它的那个大面包炉，从墙壁里凸出来，看起来象路旁的一只庞大的蛋。接骨木树在这屋子上面伸展着枝子，公鸡在走来走去，为它的母鸡扒土。你看它那副高视阔步的神气！——现在我们快要到教堂附近了。它高高地立在一座山丘上，在一丛栎树的中间——其中有一株已经半死了。——现在我们来到了熔铁炉旁边，火在熊熊地烧，打着赤膊的人在挥着锤子打铁，弄得火星迸发。去啊，去啊，到那位贵族的华美的庄园里去啊！”

那个在他后面坐在手杖上的小姑娘所讲的东西，都一一在他们眼前出现了。虽然他们只不过在绕着一个草坪兜圈子，这男孩子却能把这些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在人行道上玩耍，还在地上划出一个小花园来。于是她从她的头发上取出接骨木树的花朵，把它们栽下，随后它们就长大

起来，象那对老年夫妇小时在水手住宅区里所栽的树一样——这事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们手挽着手走着，完全象那对老年夫妇儿时的情形，不过他们不是走上圆塔，也不是走向佛列得里克斯堡公园去。——不是的，这小女孩子抱着这男孩子的腰，他们在整个丹麦飞来飞去。

那时是春天，接着夏天到来了，于是又是秋天，最后冬天也到来了。成千成百的景物映在这孩子的眼里和心上，同时这小姑娘不停地对他唱：

“这些东西你永远也忘记不了的！”在他们整个飞行的过程中，接骨木树一直在散发着甜蜜和芬芳的香气：他也闻到了玫瑰花和新鲜的山毛榉，可是接骨木树的香气比它们还要美妙，因为它的花朵就悬在这小女孩子的心上，而且当他们飞行的时候，他就常常把头靠着这些花朵。

“春天在这儿是多么美丽啊！”小姑娘说。

他们站在长满了新叶子的山毛榉林里，绿色的车叶草在他们的脚下散发着香气；淡红的秋牡丹在这一片绿色中显得分外地华丽。

“啊，唯愿春天永远留在这芬芳的丹麦山毛榉林中！”

“夏天在这儿是多么美丽啊！”她说。

于是他们走过骑士时代的那些古宫。这些古宫的红墙和锯齿形的山形墙倒映在小河里——这儿有许多天鹅在游着,在了望那古老的林荫大道,在了望田野里的小麦泛起一层波浪，好象这就是一个大海似的。田沟里长满了黄色和红色的花;篱笆上长着野蛇麻①和盛开的牵牛花。月亮在黄昏的时候向上升,又圆又大;草坪上的干草堆发出甜蜜的香气。"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东西!"

"秋天在这儿是多么美丽啊!"小姑娘说。

于是天空显得比以前加倍地高阔,加倍地蔚蓝,树林染上最华美的红色、黄色和绿色。猎犬在追逐着;整群的雁儿在远古的土坟上飞过,发出凄凉的叫声;荆棘丛在古墓碑上纠做一团。海是深蓝色的,上面点缀着一些白帆。老太婆、少女和小孩坐在打麦场上，把蛇麻的果穗摘下来扔进一只大桶里。这时年青人唱着山歌，老年人讲着关于小鬼和妖精的童话。什么地方也没有这儿好。

"冬天在这儿是多么美丽啊!"小姑娘说。

于是所有的树上全盖满了白霜,看起来象白色的珊瑚。

---

① 蛇麻（Humle）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也叫忽布或啤酒花。它的果穗呈球果状，是制造啤酒的重要原料。

雪在人们的脚下发出清脆的声音，好象人们全穿上了新靴子似的。陨星一个接着一个从天上落下来。在屋子里，圣诞节树上的灯都亮起来了。这儿有礼品，有快乐。在乡下，农人的屋子里奏起了小提琴，人们在玩着抢苹果的游戏；就是最穷苦的孩子也说："冬天是美丽的！"

是的，那是美丽的。小姑娘把每样东西都指给这个孩子看；接骨木树永远在发出香气；绘有白十字架的红旗①永远在飘动着——住在水手区的那个老水手就是在这个旗帜下出外去航海的。这个小孩子成了一个年青人，他得走到广大的世界里去，远远地走到生长咖啡的那些热带的国度里去。在别离的时候，小姑娘把她戴在胸前的那朵接骨木花取下来，送给他作为纪念。它被夹在一本《赞美诗集》里。在外国，当他一翻开这本诗集的时候，总是翻到夹着这朵纪念花的地方。他越看得久，这朵花就越显得新鲜，他好象觉得呼吸到了丹麦树林里的新鲜空气。这时他就清楚地看到，那个小姑娘正在花瓣之间睁着明朗的蓝眼睛，向外面凝望。于是她低声说："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在这儿是多么

---

① 这就是丹麦的国旗。

美丽啊!”于是成千成百的画面,就在他的思想中浮过去了。

这么着,许多年过去了;他现在成了一个老头儿,跟他年老的妻子坐在一棵开满了花的树下:他们两人互相握着手,正如以前住在水手区的高祖母和高祖父一样。也象这对老祖宗一样,谈着他们过去的日子,谈着金婚。这位有一双蓝眼珠的、头上戴着接骨木花的小姑娘,坐在树上,向这对老夫妇点着头,说:“今天是你们金婚的日子啦!”于是她从她的花环上取下两朵花,把它们吻了一下;它们便射出光来,起先象银子,然后象金子。当她把它们戴到这对老夫妇的头上时,每朵花就变成了一个金色的王冠。他们两人坐在那株散发着香气的树下,象国王和王后。这树的样子完全象一棵接骨木树。他对他年老的妻子讲着关于接骨木树妈妈的故事,他把他儿时从别人那儿听到的全都讲出来。他们觉得这故事有许多地方象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这相似的一部分就是这故事中他们最喜欢的一部分。

“是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坐在树上的那个小姑娘说。“有人把我叫做接骨木树妈妈,也有人把我叫做树神,不过我的真正的名字是‘回忆’。我就坐在树里,不停地生长;我能够回忆过去,我能讲出以往的事情。让我看看,你是不是仍



然保留着你的那朵花。”

老头儿翻开他的《赞美诗集》；那朵接骨木花仍然夹在里面，非常新鲜，好象刚刚才放进去似的。于是“回忆”姑娘点点头。这时头戴金色王冠的老夫妻坐在红色的斜阳里，闭起眼睛，于是——于是——童话就完了。

那个躺在床上的小孩子，不晓得自己是在做梦呢，还是有人对他讲了这个童话。茶壶仍然在桌上，但是并没有接骨木树从它里面长出来。讲这童话的那个老人正在向门外走——事实上他已经走了。

“那是多么美啊！”小孩子说。“妈妈，我刚才到热带的国度里去过一趟！”

“是的，我相信你去过！”妈妈回答说。“当你喝了两满杯滚热的接骨木茶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走到热带国度里去的！”——于是她把他盖好，免得他受到寒气。“当我正在坐着、跟他争论究竟那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童话的时候，你睡得香极了。”

“那么接骨木树妈妈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小孩子问。

“她在茶壶里面，”妈妈回答说；“而且她尽可以在那里面待下去！”



织　补　针

从前有一根织补衣服的针。作为一根织补针来说，她倒还算细巧，因此她就想象自己是一根绣花针。

“请你们注意你们现在拿着的这东西吧！”她对那几个取她出来的手指说。“你们不要把我失掉！我一落到地上去，你们就决不会找到我的，因为我是那么细呀！”

“细就细好了，”手指说。它们把她拦腰紧紧地捏住。

“你们看，我还带着随从啦！”她说。她后面拖着一根长

线，不过线上并没有打结。

手指正把这根针钉着女厨子的一只拖鞋，因为拖鞋的皮面裂开了，需要缝一下。

“这是一件庸俗的工作，”织补针说。“我怎么也不愿钻进去。我要折断了！我要折断了！”——于是她真的折断了。“我不是说过吗？”织补针说；“我是非常细的呀！”

手指想：她现在没有什么用了。不过它们仍然不愿意放弃她，因为女厨子在针头上滴了一点封蜡，同时把她别在一块手帕上。

“现在我成为一根领针①了！”织补针说。“我早就知道我会得到光荣的：一个不平凡的人总会得到一个不平凡的地位！”

于是她心里笑了——当一根织补针在笑的时候，人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她的外部表情的。她坐在那儿，显得很骄傲，好象她是坐在轿车里，左顾右盼似的。

“请准许我问一声：您是金子做的吗？”她问她旁边的一根别针。“你有一张非常好看的面孔，一个自己的头脑——

---

① 领针（brystnaal）是一种装饰品，穿西装时插在领带上；针头上一般镶有一颗珍珠。

只是小了一点。你得使它再长大一点才成，因为封蜡并不会滴到每根针头上的呀。”

织补针很骄傲地挺起身子，结果弄得自己从手帕上落下来了，一直落到厨子正在冲洗的污水沟里去了。

“现在我要去旅行了，”织补针说。“我只希望我不要迷了路！”

不过她却迷了路。

“就这个世界说来，我是太细了，”她来到了排水沟的时候说。“不过我知道我的身份，而这也算是一点小小的安慰！”所以织补针继续保持着她骄傲的态度，同时也不失掉她得意的心情。许多不同的东西在她身上浮过去了：菜屑啦，草叶啦，旧报纸碎片啦。

“请看它们游得多么快！”织补针说。“它们不知道它们下面还有一件什么东西！我就在这儿，我坚定地坐在这儿！看吧，一根棍子浮过来了，它以为世界上除了棍子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它就是这样一个家伙！一根草浮过来了。你看它扭着腰肢和转动的那副样儿！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吧，你很容易撞到一块石头上去呀！一张破报纸游过来了！它上面印着的东西早已被人家忘记了，但是它仍然铺张

开来,神气十足。我有耐心地、静静地坐在这儿。我知道我是谁,我永远保持住我的本来面目!”

有一天她旁边躺着一件什么东西。这东西射出美丽的光彩。织补针认为它是一颗金刚钻。不过事实上它是一个瓶子的碎片。因为它发出亮光,所以织补针就跟它讲话,把自己介绍成为一根领针。

“我想你是一颗钻石吧?”她说。

“嗯,对啦,是这类东西。”

于是双方就相信自己都是价值很高的物件。他们开始谈论,说世上的人一般都是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

“我曾经在一位小姐的匣子里住过,”织补针说,“这位小姐是一个厨子。她每只手上有五个指头。我从来没有看到象这五个指头那样骄傲的东西,不过他们的作用只是拿着我,把我从匣子里取出来和放进去罢了。”

“他们也能射出光彩来吗?”瓶子的碎片问。

“光彩!”织补针说,“什么也没有,不过自以为了不起罢了。他们是五个兄弟,都属于手指这个家族。他们互相标榜,虽然他们是长短不齐:最前面的一个是‘笨摸’①,又短又肥。他走在最前列,他的背上只有一个节,因此他只能同

时鞠一个躬；不过他说，假如他从一个人身上砍掉的话，这人就不够资格服兵役了。第二个指头叫做‘舐罐’，他伸到酸东西和甜东西里面去，他指着太阳和月亮；当大家在写字的时候，他握着笔。第三个指头是‘长人’，他伸在别人的头上看东西。第四个指头是‘金火’，他腰间围着一条金带子。最小的那个是‘比尔——玩朋友’，他什么事也不做，而自己还因此感到骄傲呢。他们什么也不做，只是吹牛，因此我才到排水沟里来了！”

“这要算是升级！”瓶子的碎片说。

这时有更多的水冲进排水沟里来了，漫得遍地都是，结果把瓶子的碎片冲走了。

“瞧，他倒是升级了！”织补针说。“但是我还坐在这儿，我是那么细。不过我也正因此感到骄傲，而且也很光荣！”于是她骄傲地坐在那儿，发出了许多感想。

“我差不多要相信我是从日光里出生的了，因为我是那

① “笨摸”、“舐罐”、“长人”、“金火”和“比尔——玩朋友”，是丹麦孩子对五个指头所起的绰号。大拇指摸东西不灵活，所以叫做“笨摸”；二指常常代替舌头伸到果酱罐里去舐东西吃，所以叫“舐罐”；四指因为戴戒指，所以看起来象有一道金火；小指叫做“比尔——玩朋友”，因为它什么用也没有。

么细呀!我觉得日光老是到水底下来寻找我。啊!我是这么细，连我的母亲都找不到我了。如果我的老针眼没有断了的话,我想我是要哭出来的——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哭不是一桩文雅的事情!”

有一天几个野孩子在排水沟里找东西——他们有时在这里能够找到旧钉、铜板和类似的物件。这是一件很脏的工作，不过他们却非常欣赏这类的事儿。

“哎哟!”一个孩子说,因为他被织补针刺了一下,“原来是你这个家伙!”

“我不是一个家伙，我是一位年轻小姐啦!”织补针说。可是谁也不理她。她身上的那滴封蜡早已没有了，全身已经变得漆黑。不过黑颜色能使人变得苗条，因此她相信她比以前更细嫩。

“瞧,一个蛋壳漂来了!”孩子们说。他们把织补针插到蛋壳上面。

“四周的墙是白色的,而我是黑色的！这倒配得很好!”织补针说。“现在谁都可以看到我了。——我只希望我不要晕船才好，因为这样我就会折断的!”不过她一点也不会晕船，而且也没有折断。

“一个人有钢做的肚皮，是不怕晕船的，同时还不要忘记，我和一个普通人比起来，是更高一着的。我现在一点毛病也没有。一个人越纤细，他能受得住的东西就越多。”

“砰！”这时蛋壳忽然裂开了，因为一辆载重车正在它上面碾过去。

“我的天，它把我碾得真厉害！”织补针说。“我现在有点晕船了——我要折断了！我要折断了！”

虽然那辆载重车在她身上碾过去了，她并没有折断。她直直地躺在那儿——而且她尽可以一直在那儿躺下去。





钟　　声

黄昏的时候,太阳正在下沉,烟囱上飘着的云块泛出一片金黄的光彩；这时在一个大城市的小巷里，一忽儿这个人,一忽儿那个人全都听到类似教堂钟声的奇异的声音。不过声音每次持续的时间非常短；因为街上隆隆的车声和嘈杂的人声总是把它打断了。

“暮钟响起来了！”人们说，“太阳落下去了！”

城外的房子彼此之间的距离比较远，而且都有花园和

草坪;因此城外的人就可以看出天还是很亮的,所以也能更清楚地听到这个钟声。它似乎是从一个藏在静寂而清香的森林里的教堂里发出来的。大家朝这声音飘来的方向望,不禁起了一种庄严的感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开始互相传说:“我不知道,树林里会不会有一个教堂?钟声的调子是那么奇怪和美丽,我们不妨去仔细瞧一瞧。”

于是富人坐着车子去,穷人步行去;不过路似乎怎样也走不完。当他们来到森林外面的柳树林跟前的时候,就坐下来。他们望着长长的柳树枝,以为真的已经走进森林里来了。城里卖糕饼的人也搬到这儿来,并且搭起了帐篷。接着又来了一个卖糖果的人,这人在自己的帐篷上挂起了一口钟;这口钟上还涂了一层防雨的沥青,不过它里面却没有钟舌。

大家回到家里来以后,都说这事情很新奇,比他们吃过一次茶还要新奇得多。有三个人说,他们把整个的树林都走完了,一直走到树林的尽头;他们老是听到这个奇怪的钟声,不过那时它似乎是从城里飘来的。有一位甚至还编了一只歌,把钟声比成一个母亲对一个亲爱的好孩子唱的歌

——什么音乐也没有这种钟声好听。

这个国家的皇帝也听到了这件事情。他下一道圣旨，说无论什么人，只要能找出钟声的发源地，就可以被封为“世界的敲钟人”——哪怕他所发现的不是钟也没有关系。

这么一来，许多人为了饭碗问题，就到树林里去寻找钟。不过在、回来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说出一点道理。谁也没有深入树林，这人当然也没有，可是他却说声音是住在一株空树里的大猫头鹰发出来的。这只猫头鹰的脑袋里装的全是智慧。它不停地把脑袋撞着树。不过这声音是从它的脑袋里发出来的呢，还是从空树干里发出来的呢，他可没有把握下个判断。他总算得到了“世界的敲钟人”这个职位，因此他每年写一篇关于猫头鹰的短论。不过大家并没有因为读了他的论文而变得比以前更聪明。

在举行坚信礼的那一天，牧师发表了一篇漂亮而动人的演说。受坚信礼的孩子们都受到了极大的感动，因为这是他们生命中极重要的一天。他们在这一天从孩子变成了成年人。他们稚气的灵魂也要变成更有理智的成年人的灵魂。当这些受了坚信礼的人走出城外的时候，处处照着灿烂的太阳光，树林里那个神秘的大钟发出非常洪亮的声音。

他们想立刻就去找这个钟声;因此他们全都去了,只有三个人是例外。一个要回家去试试她的参加舞会的礼服，因为她这次来受坚信礼完全是为了这件礼服和舞会，否则她就决不会来的。第二个是一个穷苦的孩子。他受坚信礼穿的衣服和靴子是从主人的少爷那儿借来的；他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归还。第三个说,在他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以前,决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他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即使受了坚信礼,仍然是如此。人们不应该笑他!——但是人们却仍然笑他。

因此这三个人就不去了。别的人都连蹦带跳地走了。太阳在照耀着,鸟儿在唱着,这些刚刚受了坚信礼的人也在唱着。他们彼此手挽着手，因为他们还没得到什么不同的职位，而且在受坚信礼的这天大家在我们的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不过他们之中有两个最小的孩子马上就感到腻烦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回到城里去了。另外还有两个小女孩子坐下来扎花环，也不愿意去。当其余的孩子走到那个卖糕饼的人所在的柳树林里的时候，他们说:“好，我们算是到了。钟连影子都没有，这完全是一个幻想!”

正在这时候，一个柔和而庄严的钟声在树林的深处响起来;有四五个孩子决计再向树林里走去。树很密,叶子又多,要向前走真是不太容易。车叶草和秋牡丹长得非常高,盛开的旋花和黑莓象长花环似地从这棵树牵到那棵树。夜莺在这些树上唱歌,太阳光在这些树上嬉戏。啊,这地方真是美丽得很,不过这条路却不是女孩子可以走的,因为她们在这儿很容易撕破自己的衣服。这儿有长满各色青苔的石块，有潺潺流着的新鲜泉水,发出一种“骨碌,骨碌”的怪声音。

“这不会是那个钟吧?”孩子中有一个问。于是他就躺下来静静地听。“我倒要研究一下!”

他一个人留下来，让别的孩子向前走。

他们找到一座用树皮和树枝盖的房子。房子上有一棵结满了苹果的大树。看样子它好象是把所有的幸福都摇到这个开满玫瑰花的屋顶上似的。它的长枝子盘在房子的三角墙上，而这墙上正挂着一口小小的钟。难道大家听到的钟声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吗？是的,他们都有这种看法,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人说，这口钟太小,太精致,决不会叫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得见!此外,他们听到过的钟声跟这

钟声完全不同，因为它能打动人的心。说这话的人是国王的儿子。因此别的人都说:“这种人总是想装得比别人聪明一点。”

这样,大家就让他一个人向前走。他越向前走,他的心里就越充满了一种森林中特有的静寂之感。不过他仍听见大家所欣赏的那阵小小的钟声。有时风把那个糕饼店里的声音吹来,于是他就听到大家在一面吃茶,一面唱歌。不过洪亮的钟声比这些声音还要大,好象有风琴在伴奏似的。这声音是从左边来的——从心所在的那一边来的。

有一个沙沙的响声从一个灌木丛中飘出来。王子面前出现了一个男孩子。这孩子穿着一双木鞋和一件非常短的上衣——短得连他的手肘也盖不住。他们彼此都认识，因为这个孩子也是在这天参加过坚信礼的。他没有能跟大家一起来,因为他得回去把衣服和靴子还给老板的少爷。他办完了这件事以后,就穿着木鞋和寒碜的上衣独自一人走来,因为钟声是那么洪亮和深沉，他非来不可。

“我们一块儿走吧!”王子说。

这个穿着木鞋的孩子感到非常尴尬。他把上衣的短袖子拉了一下,说他恐怕不能走得象王子那样快；此外,他认

为钟声一定是从右边来的，因为右边的景象很庄严和美丽。

“这样一来，我们就碰不到头了！”王子说，同时对这穷苦的孩子点了点头。孩子向这树林最深最密的地方走去。荆棘把他寒碜的衣服钩破了，把他的脸、手和脚划得流出血来。王子身上也有好几处伤痕，不过他所走的路却充满了太阳光。我们现在就要注意他的行程，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即使我走到世界的尽头，”他说，“我也要找到这口钟！”

难看的猢狲高高地坐在树上做怪脸，露出牙齿。“我们对他身上扔些东西吧！”它们说，“我们打他吧，因为他是一个国王的儿子！”

不过他不怕困难，他一步一步地向树林的深处走。那儿长着许多奇异的花：含有红蕊的、象星星一样的百合花，在微风中射出光彩的、天蓝色的郁金香，结着象大肥皂泡一样发亮的果实的苹果树。你想想看，这些树在太阳光中该是多么光彩夺目啊。

四周是一片非常美丽的绿草原。草上有公鹿和母鹿在嬉戏，而且还有茂盛的栎树和山毛榉。草和藤本植物从树

缝里长出来。这一大片林木中还有静静的湖，湖里还有游泳着的白天鹅，它们在拍着翅膀。王子站着静静地听。他常常觉得钟声是从深沉的湖里飘上来的；不过他马上就注意到，钟声并不是从湖里来的，而是从森林的深处来的。

太阳现在下沉了，天空象火一样地发红，森林里是一片静寂。这时他就跪下来，唱了黄昏的赞美歌，于是他说：

"我将永远看不到我所追寻的东西！现在太阳已经下沉了，夜——漆黑的夜——已经到来了。也许在圆圆的红太阳没有消逝以前，我还能够看到它一眼吧。我要爬到崖石上去，因为它比最高的树还要高！"



他攀着树根和藤蔓在潮湿的石壁上爬。壁上盘着水蛇，有些癞蛤蟆也似乎在对他狂叫。不过，在太阳没有落下去以前，他已经爬上去了。他在这块高处仍然可

以看见太阳。啊,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象啊!海,他的眼前展开一片美丽的茫茫大海，汹涌的海涛向岸上袭来。太阳悬在海天相接的那条线上，象一座发光的大祭坛。一切融化成为一片鲜红的色彩。树林在唱着歌,大海在唱着歌,他的心也跟它们一起在唱着歌。整个大自然成了一个伟大的、神圣的教堂:树木和浮云就是它的圆柱,花朵和绿叶就是它的柔软的地毡，天空就是它的广阔的圆顶。正在这时候，那个穿着短袖上衣和木鞋的穷苦孩子从右边走来了。他是沿着他自己的道路，在同一个时候到来的。他们急忙走到一起，在这大自然和诗的教堂中紧紧地握着双手。那口看不见的、神圣的钟在他们的上空发出声音。幸福的精灵在教堂的周围跳舞，唱着欢乐的颂歌!



妖　　山

在一株老树的裂缝里有好几只蜥蜴在活泼地跑着。它们彼此都很了解，因为它们讲着同样的蜥蜴语。

“嗨,住在老妖精山上的那些家伙号叫得才厉害呢！”一只蜥蜴说。“他们的闹声把我弄得两整夜合不上眼睛。这简直跟躺在床上害牙痛差不多,因为我横竖是睡不着的！”

“那儿一定有什么事情！”另一只蜥蜴说。“他们把那座山用四根红柱子支起来，一直支到鸡叫为止。这座山算是痛痛快快地通了一次风；那些女妖还学会了象跺脚这类的

新舞步呢。那儿一定有什么事情！”

“对，我刚才还跟我所认识的一位蚯蚓谈起过这件事，”第二只蜥蜴说。“这位蚯蚓是直接从山里来的——他昼夜都在那山里翻土。他听到了许多事情。可怜的东西，他的眼睛看不见东西，可是他却知道怎样摸路和听别人谈话。妖山上的人正在等待一些客人到来——一些有名望的客人。不过这些客人究竟是谁，蚯蚓可不愿意说出来——也许他真的不知道。所有的鬼火都得到了通知，要举行一个他们所谓的火炬游行。他们已经把金银器皿——这些东西他们山里有的是——擦得焕然一新，并且在月光下摆出来啦！”

“那些客人可能是谁呢？”所有的蜥蜴一齐问。“那儿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听呀，多么闹！多么吵！”

正在这时候，妖山开了。一位老妖小姐①急急忙忙地走出来。她的衣服穿得倒蛮整齐，可就是没有背。她是老妖王的管家娘娘，也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她的额角上戴着一颗心形的琥珀。她的一双腿子动得真够快：得！得！嗨，她才会走呢！她一口气走到住在沼泽地上的夜乌鸦那儿去。

① 原文是 Elverpige。据丹麦的传说，老妖小姐象一个假面具，前面很好看，后面则是空的。

“请你到妖山上去，今晚就去，”她说。“不过先请您帮帮忙，把这些请帖送出去好吗？您自己既然无家可管，你总得做点事情呀！我们今天有几个非常了不起的客人——很重要的魔法师。老国王也希望借这个机会排场一下！”

“究竟要请一些什么客人呢？”夜乌鸦问。

“嗳，谁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盛大的跳舞会，甚至人都可以来——只要他们能在睡梦中讲话，或者能懂一点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参加第一次宴会的人可要挑选一下；我们只能请最有名的人。我曾经跟妖王争论过一次，因为我坚持我们连鬼怪也不能请。我们得先请海人和他的一些女儿。他们一定很喜欢来拜访干燥的陆地的。不过他们得有一块潮湿的石头，或者比这更好的东西，当做座位；我想这样他们就不好意思拒绝不来了。我们也可以请那些长有尾巴的头等魔鬼、河人和小妖精来。我想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墓猪、整马和教堂的小鬼①。事实上他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跟

① 根据丹麦古老的迷信，每次建造一个新教堂的时候，地下就要活埋一匹马。凡是一个人要死，这匹马就用三只腿在夜里走到他家里来。有些教堂活埋一只猪。这只猪的魂魄叫做“墓猪”。“教堂小鬼”（Kirkegrimen）专门看守教堂墓地；他惩罚侵害墓地的人。

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但是那也不过是他们的职务，他们跟我们的来往很密切，常常拜访我们！”

“好极了！”夜乌鸦说，接着他就拿着请帖飞走了。

女妖们已经在妖山上跳起舞来了。她们披着雾气和月光织成的长围脖跳。凡是喜欢披这种东西的人，跳起来倒是蛮好看的。妖山里的正中央是一个装饰得整整齐齐的大客厅。它的地板用月光洗过一次，它的墙用巫婆的蜡油擦过一番，因此它们就好象摆在灯面前的郁金香花瓣似的，射出光彩。厨房里全是烤青蛙、蛇皮色的小孩子的手指、毒菌丝拌的凉菜、湿耗子鼻、毒胡萝卜等；还有沼泽地里巫婆熬的麦酒①，和从坟窖里取来的亮晶晶的硝石酒。所有的菜都非常实在，甜菜中包括生了锈的指甲和教堂窗玻璃碎片这几个菜。

老妖王用石笔把他的金王冠擦亮。这是一根小学六年级用的石笔，而老妖王得到一根六年级用的石笔是很不容易的！他的睡房里挂着幔帐，而这幔帐是用蜗牛的分泌物粘在一起的。是的，那里面传出一阵吱吱喳喳的声音。

---

① 根据丹麦的传说，沼泽地上住着一个巫婆。她天天在熬麦酒。天下雾就是她熬酒时冒出来的水蒸气。

“现在我们要焚一点马尾和猪鬃,当做香烧;这样,我想我的工作可算是做完了!”老妖小姐说。

“亲爱的爸爸!”最小的女儿说,“我现在可不可以知道,我们最名贵的客人是些什么人呢?”

“嗯,”他说,“我想我现在不得不公开宣布了!我有两个女儿应该准备结婚!她们两个人必须结婚。挪威的那位老地精将要带着他的两个少爷到来——他们每人要找一个妻子。这位老地精住在老杜伏尔山中，他有好几座用花岗石筑的宫堡，还有一个谁都想象不到的好金矿。这位老地精是一个地道的、正直的挪威人,他老是那么直爽和高兴。在我跟他碰杯结拜为兄弟以前，我老早就认识他。他讨太太的时候到这儿来过。现在她已经死了。她是莫恩岩石王的女儿。真是象俗话所说的,他在白垩岩上讨太太[①]。啊,我多么想看看这位挪威的地精啊！他的孩子据说是相当粗野的年轻人，不过这句话可能说得不公平。他们到年纪大一点就会变好的。我倒要看看，你们怎样把他们教得懂事一点。”

---

① 这是丹麦的一个成语：“白垩岩上讨太太”（Han tog sin kone paa krid），即“不费一文讨太太”的意思。

“他们什么时候到来呢？”一个女儿问。

“这要看风色和气候而定，”老妖王说。“他们总是找经济的办法旅行的！他们总是等机会坐船来。我倒希望他们经过瑞典来，不过那个老家伙不是这么想法！他赶不上时代——这点我不赞成！”

这时有两颗鬼火跳过来了。这一个跳得比另一个快，因此快的那一个就先到。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大声叫着。

“快把我的王冠拿来，我要站进月光里去！”老妖王说。

几个女儿把她们的长围脖拉开，把腰一直弯到地上。

杜伏尔的老地精就站在他们面前。他的头上戴着坚硬的冰柱和光滑的松球做成的王冠；此外，他还穿着熊皮大衣和滑雪的靴子。他的儿子恰恰相反，脖子上什么也没有围，裤子上也没有吊带，因为他们都是很结实的人。

“这就是那个土堆吗？”最年轻的孩子指着妖山问。“我们在挪威把这种东西叫做土坑。”

“孩子！”老头子说，“土坑向下洼，土堆向上凸，你的脑袋上没有长眼睛吗？”

他们说他们在这儿唯一感到惊奇的事情是，他们懂得

这儿的语言。

“不要在这儿闹笑话吧！”老头儿说，“否则别人以为你们是乡巴佬！”

他们走进妖山。这儿的客人的确都是上流人物，而且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就都请来了。人们很可能相信他们是风吹到一起的。每个客人的座位都是安排得既舒服而又得体。海人的席位是安排在一个水盆里，因此他们说，他们简直象在家里一样舒服。每人都很有礼貌，只是那两个小地精例外。他们把腿子跷到桌子上，但是他们却以为这很适合他们的身份！

“把脚从盘子上拿开！”老地精说。他们接受了这个忠告，可并不是马上就改。他们用松球在小姐们身上呵痒；他们为了自己的舒服，把靴子脱下来叫小姐们拿着。不过他们的爸爸——那个老地精——跟他们完全两样。他以生动的神情描述着挪威的那些石山是怎样庄严，那些溅着白泡沫的瀑布怎样发出雷轰或风琴般的声音。他叙述鲑鱼一听到水精弹起金竖琴时就怎样逆流而上。他谈起在明朗的冬夜里，雪橇的铃是怎样玎珰玎珰地响，孩子们怎样举着火把在光滑的冰上跑，怎样把冰照得透亮，使冰底下的鱼儿在他

们的脚下吓得乱窜。的确,他讲得有声有色,在座的人简直好象亲眼见过和亲耳听过似的：好象看见锯木厂在怎样锯木料,男子和女子在怎样唱歌和跳挪威的“哈铃舞”。哗啦!这个老地精出乎意料地在老妖小姐的脸上接了一个响亮的“舅舅吻”①。这才算得是一个吻呢！不过他们并不是亲戚。

现在妖小姐们要跳舞了。她们跳普通步子，也跳蹬脚的步子。这两种步子对她们都很适合。接着她们就跳一种很艺术的舞——她们也把它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舞。乖乖！她们的腿子动得才灵活呢!你简直分不出来,哪里是开头,哪里是结尾;你也看不清楚,哪里是手臂,哪里是腿子。它们简直象刨花一样，搅混得乱七八糟。她们跳得团团转，把“整马”弄得头昏脑胀，不得不退下桌子。

“嘘嘘!”老地精说,“这才算得是一回大腿的迷人舞呢!不过，她们除了跳舞、伸伸腿和扇起一阵旋风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

① 原文是 Morbroder-Smadsk，意义不明。许多其他文字的译者干脆把它译成“一个吻”。大概这种吻是亲戚之间的一种表示亲热的吻，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

“你等着瞧吧！”妖王说。

于是他把最小的女儿喊出来。她是轻盈和干净得象月光一样；她是所有姊妹之中最娇嫩的一位。她把一根白色的木栓放在嘴里，马上她就不见了——这就是她的魔法。

不过老地精说，他倒不希望自己的太太有这样一套本领。他也不认为他的儿子喜欢这套本领。

第二个女儿可以跟自己并排走，好象她有一个影子似的——但是山精是没有影子的。

第三个女儿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本领。她在沼泽女人的酒房里学习过，所以她知道怎样用萤火虫在接骨木树桩上擦出油来。

“她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老地精说。他对她挤了挤眼睛代替敬酒，因为他不愿意喝酒太多。

现在第四个妖姑娘来了。她有一架很大的金竖琴。她弹第一下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都举起左腿来，因为妖精都是先用左腿的。她弹第二下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都得照她的意思动作。

“这是一个危险的女人！”老地精说。不过他的两位少爷都已从山里走出来，因为他们已经感到腻了。

"下一位小姐能够做什么呢?"老地精问。

"我已经学会了怎样爱挪威人!"她说,"如果我不能到挪威去,我就永远不结婚!"

不过最小的那个女儿低声地对老地精说:"这是因为她曾经听过一支挪威歌的缘故。歌里说,当世界灭亡的时候,挪威的石崖将会仍然作为纪念碑而存在。所以她希望到挪威去,因为她害怕灭亡。"

"呵!呵!"老地精说,"这倒是说的心坎里的话!最后的第七个小姐能够做什么呢?"

"第七位小姐的头上还有第六位呀!"妖王说,因为她不会计算数字。可是那第六位小姐却姗姗地不愿意出来。

"我只能对人讲真话!"她说,"谁也不理我,而我做我的寿衣已经够忙的了!"

这时第七位,也是最后的一位,走出来了。她能够做什么呢?她能讲故事——要她讲多少就能讲多少。

"这是我的五个指头?"老地精说。"把每个指头编一个故事吧!"

这位妖姑娘托起他的手腕,她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它戴着一个戒指,好象它知道有人快要订婚似的,当她讲到

“金火”① 的时候,老地精说,“把你握着的东西捏紧吧,这只手就是你的! ② 我要讨你做太太!”

妖姑娘说,“‘金火’和‘比尔——玩朋友’③ 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留到冬天再讲给我听吧!”老地精说。“那时我们还可以听听关于松树的故事,赤杨的故事,山妖送礼的故事和寒霜的故事! 你可以尽量讲故事, 因为那儿还没有人会这一套! 那时我们可以坐在石室里,烧起松木来烤火,用古代挪威国王的角形金杯盛蜜酒喝——山精送了两个这样的酒杯给我! 我们坐在一起,加尔波④ 将会来拜访我们,他将对你唱着关于山中牧女的歌。那才快乐呢。鲑鱼在瀑布里跳跃, 撞着石壁,但是却钻不进去! 嗨,住在亲爱的老挪威才痛快呢! 但是那两个孩子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的, 那两个孩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他们在田野里奔跑, 把那些好心好意准备来参加火炬游行的鬼火都吹走

---

① 见本书第一一九页注。

② 这儿有双关的意思。根据欧洲的习惯, 把手交给谁, 即答应跟谁订婚的意思。

③ 见本书第一一九页注。

④ 这是挪威传说中的一种善良的田野妖精。

了。

“你们居然这样胡闹！”老地精说；“我为你们找到了一个母亲。现在你们也可以在这些姨妈中挑一个呀！”

不过少爷说，他们喜欢发表演说，为友情而干杯，但是没有心情讨太太。因此他们就发表演说，为友情干杯，而且还把杯子套在手指尖上，表示他们真正喝干了。他们脱下上衣倒在桌子上呼呼地睡起来，因为他们不愿意讲什么客套。但是老地精跟他的年轻夫人在房里跳得团团转，而且还交换靴子，因为交换靴子比交换戒指好。

“现在鸡叫了！”管家的老妖姑娘说。“我们现在要把窗扉关上，免得太阳烤着我们！”



这样，妖山就关上了。

不过外面的那四只蜥蜴在树的裂口里跑上跑下。这个对那个说：

“啊，我真喜欢那个挪威的老地精！”

“我更喜欢他的几个孩子！”蚯蚓说。不过，可怜的东西，他什么也看不见。



祖　　母

祖母很老了;她的脸上有许多皱纹,她的头发很白。不过她的那对眼睛亮得象两颗星星,甚至比星星还要美丽。它们看起来是非常温和和可爱的。她还能讲许多好听的故事。她穿着一件花长袍。这是用一种厚绸子做的;长袍发出沙沙的声音。祖母知道许多事情，因为她在爸爸和妈妈没有生

下来以前早就活着——这是毫无疑问的！祖母有一本《赞美诗集》，上面有一个大银扣子，可以把它锁住，她常常读这本书。书里夹着一朵玫瑰花；它已经压得很平、很干了。它并不象她玻璃瓶里的玫瑰那样美丽，但是只有对这朵花她才露出她最温柔的微笑，她的眼里甚至还流出泪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祖母要这样看着夹在一本旧书里的一朵枯萎了的玫瑰花。你知道吗？每次祖母的眼泪滴到这朵花上的时候，它的颜色就立刻又变得鲜艳起来。这朵玫瑰张开了，于是整个房间就充满了香气。四面的墙都向下陷落，好象它们只不过是一层烟雾似的。她的周围出现了一片美丽的绿树林；阳光从树叶中间渗进来。这时祖母——嗯，她又变得年轻起来。她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长着一头金黄色的鬈发，红红的圆脸庞，又好看，又秀气，任何玫瑰都没有她这样鲜艳。而她的那对眼睛，那对温柔的、纯洁的眼睛，永远是那样温柔和纯洁。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男子，那么健康，那么好看。他送给她一朵玫瑰花，她微笑起来——祖母现在可不能露出那样的微笑了！是的，她微笑了。可是他已经不在了，许多思想，许多形象在她面前浮过去了。那个美貌的年轻人现在不在了，只有那朵玫瑰花还躺在《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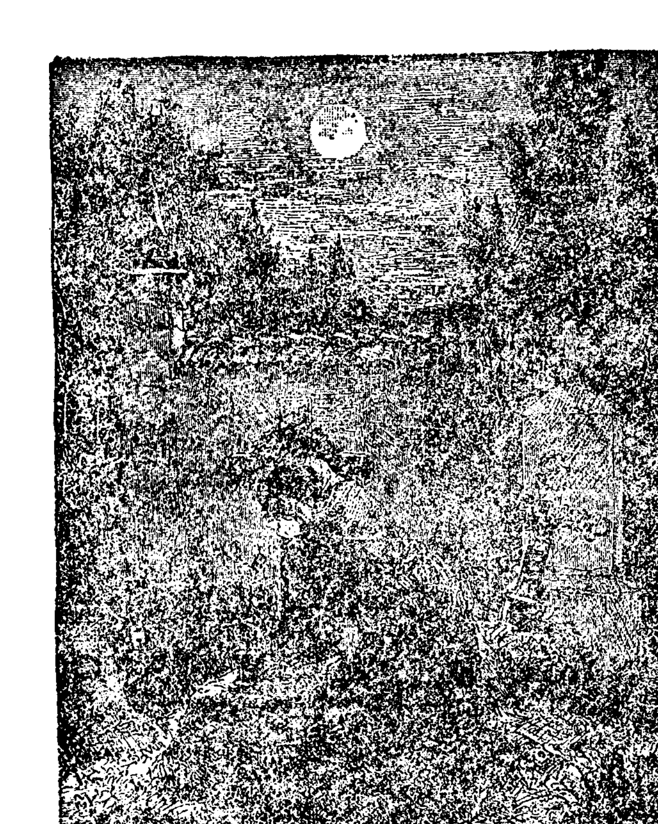
诗集》里。祖母——是的，她现在是一个老太婆，仍然坐在那儿——望着那朵躺在书里的、枯萎了的玫瑰花。

现在祖母也死了。她曾经坐在她的靠椅上，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现在讲完了，”她说，“我也倦了；让我睡一会儿吧。”于是她把头向后靠着，吸了一口气。于是她慢慢地静下来，她的脸上现出幸福和安静的表情，好象阳光照在她的脸上。于是人们就说她死了。

她被装进一具黑棺材里。她躺在那儿，全身裹了几层白布。她是那么美丽，虽然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她所有的皱纹都没有了，她的嘴上浮出一个微笑。她的头发是那么银白，是那么庄严。望着这个死人，你一点也不会害怕——这位温柔、和善的老祖母。《赞美诗集》放在她的头下，因为这是她的遗嘱。那朵玫瑰花仍然躺在这本旧书里面。人们就这样把祖母葬了。

在教堂墙边的一座坟上，人们种了一棵玫瑰花。它开满了花朵。夜莺在花上唱着歌。教堂里的风琴奏出最优美的圣诗——放在死者头下的那本诗集里的圣诗。月光照在这坟上，但是死者却不在那儿。即使在深夜，每个孩子都可





以安全地走到那儿,在墓地墙边摘下一朵玫瑰花。一个死了的人比我们活着的人知道的东西多。死者知道，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出现，我们该会起多大的恐怖。死者比我们大家都好,因此他们就不再出现了。棺材上堆满了土,棺材里面塞满了土①。《赞美诗集》和它的书页也成了土,那朵充满了回忆的玫瑰花也成了土。不过在这土上面,新的玫瑰又开出了花，夜莺在那上面唱歌,风琴奏出音乐,于是人们就想起了那位有一对温和的、永远年轻的大眼睛的老祖母。眼睛是

① 根据古代希伯来人的迷信，上帝用泥土造成人，所以人死了以后仍然变成泥土。

永远不会死的！我们的眼睛将会看到祖母，年轻美丽的祖母,象她第一次吻着那朵鲜红的、现在躺在坟里变成了土的玫瑰花的祖母。

译　后　记

《恋人》(Kjaerestefolkene)和《丑小鸭》(Den grimme Aelling)原著发表于一八四四年，收集在安徒生的《新的童话》(Nye Eventyr)第一集里。所谓“新的童话”是比较更接近现实生活的童话；在安徒生的童话创作中是一个新的开始。《枞树》(Gra traeet)和《白雪皇后》(Sneedroningen)收集在《新的童话》第二集里。《接骨木树妈妈》(Hyldemoer)、《织补针》（Stoppenaalen)、《钟声》（Klokken)、《妖山》（Elverøpi)和《祖母》(Bedstemoder)都发表于一八四五年。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本书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Denmark，1952 年版本译出

祖　　母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字数 69,000

1986 年 7 月新 2 版　198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印数：170,001—202,300 册

书号 · 10188 · 32　　定价：0.65 元

书　号：10188 · 32

定　价：　0.65 元